

編號：156

作品：黯之光

序曲

白晝，烈陽高照著大地。

深夜，寂靜吞噬著星空。

白天和夜晚不停的切換交替，從來不曾停過，未來也不會止息；

即使是最燥熱的烈午，也不可能有無影之晝；

即使是最晦黯的冷夜，也無法蓋過星星之火。

人心，多半也是如此。

有的人就像白晝一般，生活在燦爛的光芒之中，有如幸運女神的寵兒，過著令人羨慕的安祥日子。他們有著自豪的工作、親切的家人、和善的朋友，他們的人生是彩色絢麗的，命運之路是平坦通順的。但是，在他們內心的深處，卻有著小小的、微微的邪惡；有的人硬壓住了，有的人在無人之處表露出來，有的人則是經過長期壓抑而爆發—無論結果是什麼，原則是不會變的。就好像影與晝，人心不可能沒有黑暗。

相反的，有些人的人生，就如深夜一樣黑。殺伐、血腥、死亡；詭詐、犧牲、踐踏。他們的四周都被這種充滿詛咒的字眼所包圍，他們的心都被比冰還要冷、比影還要黯的東西給同化。他們活則不抱希望，死則奢求安祥。他們像是一出生就遭受惡魔詛咒，在人性最黑暗之處打滾，發出無聲的哀嚎。但是，在他們的潛意識之中，還是懷有小小的期待，希望哪一天能夠脫離這一切—無論是藉由何種方式。就好像星與夜，人心不可能沒有光明。

就好比他們—

他們的手中沾滿了鮮血，

他們的思考充滿著死亡。

他們的人生被犧牲者的哀嚎佔去大半，

他們的前途光明需用亡者之魂來照亮。

但，他們的底心，也期待著小小的光。

他們是刺客。

第一章

深夜的皇城，看似了無生氣；在這無星之夜中，白日的富麗堂皇已經蕩然無存，守衛鎧甲的唏噓聲淡淡的灑在夜色中，點綴著寂靜，使這一切散發著詭異的氣息。某些守衛在寒風中打著冷顫，分辨不出導致如此的是寒夜爾或蕭索的氛圍。

一名刺客從他眼前奔過。

他並沒有任何反應，甚至連揉眼睛也沒有；因為那全身黑的刺客潛在影子裡奔行，即使衝過草皮也沒有發出任何聲息，所以也怪不得這個守衛。

不只這個守衛，這刺客已經閃過無數個守衛的視線，沒有任何一個守衛有發現他的存在。他就是影，就是黯，週遭一切都忽視他的存在，他也將一切視為無物。

穿過無數守衛，翻過無數高牆，終於來到皇宮主殿。面對這個高大肅殺的沉默怪物，刺客毫不考慮的攀上，利用手掌的抓力以及某些小細縫，用驚人速度爬上垂直的宮殿外壁，好比一隻灰黑的壁虎。爬到約七八公尺高之後，在某個微光透露的窗前，刺客凝住不動；悄悄地，慢慢地探頭，確保自己不管從室內任何角度往外望都不容易被發現。然後，他看到了，在華麗的廳堂之中，看到了教皇，以及這次準備刺殺的對象。

羅查勒提共和國的國王，威廉二十世。

威廉二十世，開創百年來盛世的傳奇性人物。他的傳奇不是戰場上的武功，而是大陸中各國各族間的和平。他看起來溫和、穩重，臉上隨時掛著和藹的笑容。羅查勒提共和國裡的百萬國民以及數十個聯盟國無不對他敬愛有加，當然不只是因為他所管轄的國度是全大陸最大，同樣也是因為他是王道持有者。

王道。只有真正為國為民的君主，才有資格擁有的精神。

而我卻身負著刺殺他的使命……講使命太好聽了，不過是一個沒有意義的任務。我們的組織早就隨著大部分的成員遭到驅逐而瓦解，將我養大的領導者也懷恨身亡。在他死之前，睜著圓眼，乞求著我一定要將任務完成。

其實根本沒必要，組織早就瓦解了，不管威廉二十世是生是死，我們都無法達成最終目標。

但是領導者他根本不曉得，或者說沒機會曉得，當組織瓦解的消息傳到他耳邊時，死神的呢喃也是。也就是說，我的任務根本毫無意義。

那又怎麼樣？我的人生就有意義了？

母親死後我四處遊蕩，活的就像畜生一樣。不對，不是畜生，畜生還有情感，有喜有怒有慾望，但是我只是個空殼子。

我的生命沒有任何意義。我不尋死是因為連尋死本身也沒有意義。

有一天，領導者看到我，然後空殼子就被拿去用了。他一直想要親近我……或者說，可憐我，不過並沒有用。我感激他，感激他企圖給我溫暖，就像我感激所有有此企圖的人一樣；但是我可憐他們，因為這樣一點用處也沒有。也多虧如此，我才成為優秀的刺客。

但是我從來沒有存在過。

那我為什麼要執行這個任務？因為領導者的恩情？因為對任務擁有職業性的執著？因為氣惱威廉二十世當初沒阻止衛兵，而讓自己無意義的存在多延續個二十幾年？

為什麼要執行這個任務？與其問這個，不如換個問法吧。

既然一切都沒意義，如此又何妨？

反正我除了行刺什麼也不剩了……

「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教皇拍桌子的聲音，將刺客從思緒拉回現實。

「我堅持反對。」國王搖頭道。

「不能再放任死靈法師繼續存在！」教皇怒道：「這些惡魔的奴僕用著邪惡的法術，違背神的教誨，四處橫行！」

「但是也有死靈法師救助平民的例子。」威廉二十世淡淡道。

「他們不值得相信！那些絕對是陰謀！」教皇的氣勢幾乎壓到國王頭上來：「本國死靈法師潛伏已經有百年歷史，作亂無數！他們是一群邪惡貪婪之輩，侍奉著邪神，給人民帶來危機！」

「他們做亂也是因為百年前的死靈法師大屠戮，而朕正是要消弭這樁百年之恨。雖然目前無法明定條文坦然接受他們，但是正當這個國家一步步接納他們的時候，驅逐和歧視都是無形的重傷。」威廉二十世緩慢但是堅定的說：「死靈法

師也是人。他們是我的人民。」

「他們不是人！是惡魔！畜生！」

「朕的意思已經很明白了。」這時連溫和的國王臉上都照起寒霜：「朕累了，退下吧。」

教皇臉一陣青一陣綠，僵在那兒；而威廉二十世並沒有多說什麼，就自行離開，似乎也隱隱動了怒。刺客也將頭縮回，開始繼續攀向他的目的地。這爭執跟他一點干係也沒有，他並沒有遇過任何死靈法師……或者說，沒遇過活的。

翻過窗，刺客游入門縫，鑽入影子，細碎的步伐發出的聲響比老鼠的步伐聲還小。刺客停下，縮到柱子後方，摒息以待；過不到一分鐘，巡邏者緩緩從柱子旁經過。等到守衛經過，刺客才無聲無息的前進。

「辛苦了。」國王拍拍臥室門口守衛的肩膀，給予讚賞的笑容。其中一名戰戰兢兢的回禮，眼睛充滿光芒；另一名則是報以同樣溫暖的微笑。國王入內後，兩人繼續認真的看守。

兩把飛刀刺進兩人的脖子，而幾乎同時間到達的，是兩隻帶著黑手套的手掌，捂住兩人的嘴。剛開始兩人還企圖掙扎，只是喉頭的致命傷加上刺客令人意外的臂力使之徒勞無功。掙扎結束後，刺客輕輕的、慢慢的放下兩人的屍身。接著他拿出黑色的小盒，用小指尖上的勾爪，從盒裡挑點褐色的油，輕巧的抹在門軸和門把的縫細；熟練和細緻的程度就好比雕刻大師從雕像中的小細縫中挑出木屑般。結束後，刺客一轉門，毫無顧慮的踏進房門—因為剛剛他的耳朵告訴他，國王已經走入寢室深處，加上「靜音」後的門，刺客被發現的機率是不存在的。

刺客一步步接近國王，國王正緩緩的卸下他背上華麗的披風，背影看起來有股說不出的淒涼。等到兩人距離約五公尺時，刺客停了下來。這是他「絕對刺殺距離」，除非對手是靈敏的盜賊或者是身經百戰的戰士，否則他絕對有信心即使對方先發現他的存在他也有辦法在對方呼喊出聲音之前終結目標。但是，何必停下腳步呢？刺客問自己。猶豫什麼呢？懷疑什麼呢？

那年冬天，非常寒冷。飛舞的雪花和銳利的寒風組成死亡之舞，圍繞在我身邊。

母親在我身後，胸口被戳了三個窟窿，表情僵硬，沒有體溫。

我手上拿著木棒，眼中含著淚和憤怒，混著從額頭上的傷所留下的鮮血。

那年我們班納族的人正式被驅逐出這個國度。我們住的街道和房子都被燒毀，反抗的人都被殺死，出境者才能苟活。我媽媽硬是不肯離開，即使被城內守衛追的四處流浪。我記得她說要等爸爸。

我爸爸是誰，做些什麼，爲什麼要等他，我不記得了。

我媽媽是因爲抵抗而死，還是因爲期限到的格殺令而死，我也不記得了。

我只記得，那年冬天，非常寒冷。

那群守衛圍著我，憤恨的對我指指點點，因爲我敲傷好幾個人。我只記得我恨他們，但是我不記得他們是不是兇手。

後來，守衛讓開，一個和藹的中年人出現在我面前。

威廉二十世，當然我當時不知道。

他毫無防備的走向我，而四週的守衛都發出驚慌的聲音，我則是毫不考慮的一棒，打破了他的額頭。

所有的守衛開始尖叫，將惡毒的詛咒吐出來，揮舞著長矛和長劍。但是他一招手，所有人又退下。他開始對我微笑，血液緩緩流到他面頰。

我又打了他一棒，但是無法抹掉他的笑容。當我再度把棒子舉起來的時候，我揮不下去了。棒子落地，我腿也軟了下來，淚也流了出來。

他抱著我，緊緊的，他說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但是我記他淚水在眼睛裡打轉的樣子。

我逃了，我長大，我漸漸了解到，我們班納族被逐出只是因爲一名叛徒；了解到這個政令跟威廉二十世沒有關係，當時他不是國王。

但是我不了解他這麼作的意義，爲何讓我活下去呢？如果他殺了我，那我就輕鬆多了。如果他用凶惡的眼神汗辱我、趨趕我，那我可以懷著憎恨而活下去。不過他沒有，那我該爲什麼而活？恨他嗎？恨整個共和國？可是他的眼淚阻止了我。不恨他們嗎？但是殺母之仇，以及顛沛流離的痛苦，又該如何呢？

我活著該如何？領導者沒告訴我，教導我暗殺的師父也沒告訴我，我的血腥之路也沒指引我。

或許我這次根本不是來殺他的。

我是來質問他的。

國王不經意的轉身，看到身陷思潮的刺客，猛然一驚！但是隨即又恢復了冷靜，望著刺客的眼睛，刺客也望著他的眼睛。威廉二十世看到了刺客頭上年代久遠的傷疤，才將表情鬆懈下來，笑道：「原來是你。」

刺客沒說話，也沒動。

「是來殺我的嗎？」

還是沒動。

國王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混合了疲倦、無奈、以及關懷，久久不發一語。而刺客就像雕像一般，凝在那兒，紋風不動。

「父王！」隨著這句急喊，一個人影破門而入；剛剛呆立的刺客是因為心亂，這聲叫聲剛好將他喊回現實、喊回他的反射動作。刺客毫不考慮的拔出匕首，刺向國王的心臟；而那人影挺著守衛的長槍，往他背後急速刺來。刺客會先得手沒錯，但是會無法閃過長槍——不會刺重致命要害，但是會讓他等一下脫身困難。一來刺客本身刺殺意願不大，二來就算他要國王死，也不需要到犧牲自己逃跑機會來換得，所以他縮回匕首，閃向一旁；不等那人收回長槍，匕首一翻，半截長槍就被他削了下來。那人用剩下的槍柄戳向刺客，刺客一腳就將槍柄踢了老遠；那人立刻閃到國王面前，擺開了大字，以身作盾。

不曉得那人武功不到家還是護王心切，爲了保護國王而衝進刺客攻擊範圍內，刺客要作的事情就是順手一劃，就可以割開那人的喉嚨；而刺客也打算這麼作。只是當他匕首揮到一半時，看到那人的眼睛，他硬生生的煞在半空中。

我從以前到現在經歷不知道多少刺殺，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我。除了三年前刺殺雷斯公爵時，他一個武術高強的護爲擋下了我；以及一年前行刺布利塔公爵夫人時，因爲失算中了毒粉，差點弄瞎眼睛。然後這次的「阻擋」最爲詭異……因爲說實在的，她並沒有作什麼，她只有張開手擋在那裡而已。

她的眼睛阻止了我。她的眼神沒有恐嚇、沒有殺氣、甚至也沒有憤怒，有的只是無法動搖的堅信。

她是公主拉妮雅。

我望著她的眼睛，發現除了堅定，裡面還有好多好多；信念、勇氣、還有愛……從眼睛就可以輕易看出，她是個多麼偉大的女性，偉大到足以驅使歷史的洪流；她的生命是多麼充實，充實到讓她可以毫不畏懼的面對死亡；她的意念是那樣的堅強，堅強到我手上的兇刃因她而停止。

她跟我不一樣。我是個殼子，她則是希望。

這是我第一次跟她見面。跟我的光明見面。

刺客手停在半空中，又變回剛剛凝住的模樣；只是這次交眼的對象是拉妮雅公主。兩人望著、望著，甚至比剛剛跟國王對望更久。而拉妮雅身後的國王也不敢亂動亂出聲，生怕刺激這個刺客的快刀，眨眼間她心愛的女兒就會斃命。

「爲什麼？」公主的三個字打破了沉默。她的小嘴是這麼地細緻，沒想到發出來的語氣是這麼的堅定不移，不可侵犯。

刺客聳聳肩。

一絲怒意出現在公主清澈的藍眼睛裡。「你憑什麼奪走父王的性命！」拉妮雅大聲道：「父王作事從不愧對天良，此事人神共見！你有什麼資格奪走這個明君的生命！」

因爲…

刺客的手緩緩放下……但是卻開始抖動。

因爲……

拉妮雅眼神中閃出一絲恐懼，但是隨即被她的堅定給淹沒。

因爲……！

威廉二十世開始驚慌，思考著要不要不顧一切衝出去攔在女兒面前。

因爲他讓我活在黑暗之中！永不翻身！

正當刺客想將這句話化成憎恨來帶動他的兇刃時，一隻飛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飛過公主的腋下，貫穿國王的胸口。刺客還來不及驚訝，另外兩支箭已經夾著勁風，奔到他後背。刺客狼狽的翻滾到一旁，擊落其中一隻箭；一個黑影衝到公主面前，用弓敲昏公主，轉身再發一隻箭牽制刺客，之後摟著拉妮雅從臥室的窗戶躍了出去。

刺客衝到國王面前，看著無救的致命傷，他突然發現他空虛的心靈之中，所殘存的一點點事物，也慢慢的消散了……

「孩子……」國王開口道。刺客跪了下來，認真傾聽。「我的女兒……太抬舉朕了。不愧對……天良？有多少人因爲朕而死？有多少人……因爲我……流離失所？這個……我想這個你最明白了才對。」國王露出了笑容，鮮血從嘴中溢了出來。刺客不自覺的握住了國王的手。「我以爲……放走你，你就會擁有自己的一片天……沒想到，你最後還是踏上黑暗的道路……這是我的錯……但是！」

「千萬不能放棄光明！」國王閃閃發亮的眼神，緊緊的抓住刺客的心。「你……擁有……清澈的眼睛。很漂亮的眼睛……跟小時後一模一樣。所以……所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安寧……」

「我沒……沒有什……什麼資格要求……但是我懇求你……懇求你……救

回我的女兒……國家表面上和平繁榮……私底下……還是有……有太多……有太多的……咳……」國王痛苦的咬著牙，顫抖的下顎讓他無法言語。努力了半天，他才吐出：「你……你答應……嗎？」

刺客張開了嘴，但是他的言語都卡在喉嚨，無法發出任何聲響。國王欣慰的笑了笑，吐出最後一口氣，安祥的去了。

威廉二十世駕崩。

刺客慢慢放開國王溫熱的手掌，一瞬間，無數無奈和沮喪纏繞他全身，使他看起來蒼老了十多歲。他跪著，跪著，時間剎那間失去了意義。不知道過了多久，一群守衛衝到國王的寢室。

「刺客納命來！」那群守衛衝向刺客，但是刺客動也沒動。他袖裡突然滾出一顆黑色球狀物，毫無預警的噴出濃烈的煙霧。

一群黑衣騎士在山路上全速奔馳。山路七彎八拐，崎嶇不平，即使是大白天，稍有不慎就會墜入深谷；而他們在這樣的黑夜還這樣奔馳如風，不但代表了他們騎術高明，更明顯透露他們逃避追兵的意圖。奔在最前頭的人有帶著弓，騎士群中有一騎上負有昏迷的公主，很明顯的他們就是刺殺國王、綁架公主的兇手。

一路似乎平安無事，直到他們奔經過一顆老枯樹。前幾騎都無恙，直到最後一騎經過的瞬間，一個黑影降在馬上。足未落實，一把匕首已經深埋那騎士的頸窩，另一隻手捂住騎士的嘴。山路顛簸，要蹲在馬上實屬困難，更何況那刺客是蹲在馬臀上，幾乎沒有著力點；但是他不但穩穩的蹲著，還緊抓的那名騎士，讓他無法掙扎和發聲。死後，刺客將屍體扔到崖下，蹲在鞍上，彎腰駕馬，慢慢的靠近他前方的騎士。前方的騎士起先沒知覺，後來發現他身後的夥伴怎麼越來越靠近？頭子不是說趕路時禁止交談？回頭一看，還未看清，一閃的寒光已經劃開了他的喉嚨，鮮血隨風飄灑。

就這樣，刺客一路殺下去；半隊黑衣人都被擲下了山谷，但是並沒有任何人發現。最後，剩下中間載著公主的那騎。只要殺了他，刺客駕馬慢慢落後，找對時機轉頭就奔，他們未必有辦法追上。正當刺客一邊打著如意算盤，一邊將他的兇刃靠近那黑衣騎士時……

公主醒了。

她第一眼就看到殺氣騰騰的刺客，以及亮晃晃的匕首，她想都沒想就開始尖

叫；雖然她口中塞著布條，但是那聲音清楚的傳到「頭子」耳裡。刺客迅速的解決黑衣人，一腳踹下山谷，搶過那匹座騎……

「撲」

一隻箭透過刺客的胸口，穿過他的肺。他當機立斷，割開公主身上的繩子，讓公主落下。受傷是難免的，但是至少有一絲脫逃的機會。當刺客忍住劇痛，想回擲飛刀作回禮時，另一隻箭穿過了他的心臟。刺客搖晃著，想再繼續反擊，第三隻箭又穿過他的胸。力量，緩緩的從他胸口流失。他的生命，漸漸的邁向邊緣。正當他思考怎麼運用他所剩無幾的生命之火時，他連人帶馬落崖了。

放棄吧。當時這三個字出現在我心頭。

放棄吧。我是一個刺客，不是一個遊俠。我的使命是奪走性命，而不是救回。

放棄吧。我是黑暗之子，如今我背叛了黑暗，才會得到如此報應。

放棄吧。我可悲的性命將與光無緣。

崖下的黑暗就像一張巨大的嘴，松樹就像銳利的尖齒，準備嚙咬我脆弱的心魂。我痛恨它，但是我不得不擁抱它……擁抱黑暗，擁抱死亡，擁抱在這之後的……無盡的虛無。

放棄吧。

第二章

我醒來以後我發現我身置在有一個很奧妙的地方……怎麼說，有點像夢，但是不是夢，因為它比夢真實又虛幻。景物都是黑白的，只有我是彩色的……不過我渾身黑裝束，這項特權也幾乎等於沒有。我在一個懸崖上，四周長滿了青草，身後還有棵大樹，旁邊有個瀑布，直洩而下。而奇怪的地方除了色彩是黑白的以外，還有四處都布滿著骷髏。只有頭部，沒有任何其他部分。這裡是我第一次來，但是卻熟悉的像家一樣。我走到樹下坐了下來，那個部分剛好沒有什麼骷髏分

布；我第一次坐在這個地方，但是我就是知道這裡是讓我坐的。一切好像預先安排好似的。

我失敗了。

好奇怪。我上次失誤是什麼時候……一年前吧？因為射飛刀的時候，沒注意到身在的梁柱有些腐蝕，結果滑了一下，所以沒射中要害。上一次失敗是什麼時候？沒有，我出道以來沒失敗過。失誤是有的，但是就算我被發現，被重重包圍，了不起就是逃跑以後下次再來。我從出道到現在沒失敗過，這是第一次失敗。

看來救人比殺人難呢。呵。

這是我頭一次企圖救人。以前就算我們組織有人被擄，也不會派我去救；等到派我上場的時候多半要我連俘虜一起殺掉，免得礙手礙腳或是秘密外洩。怎麼說，感覺真不一樣，當你背負的是生命而非死亡時，腳步和揮刀都成為美妙的讚頌；甚至當我看到一具屍體被我拋下山崖時，我內心比以前多了一種說不出的愉悅。

而我想騎士就是爲了這種愉悅而死吧。

然而，我又是爲什麼要答應國王呢？其實我當時也不知道。我後來思考了很久，才得到了這個答案——因爲拉妮雅是我的光明。

她不只是我的光明，而是整個國家的光明。她身上背負著無數人的未來，這讓我感覺到她的生命比我的更有「質量」。而她也是我的光明，因爲她是我執行「救人」的證據，她的存活將會打破我從以前到現在無法打破的魔咒——

就是我只屬於黑暗。我的利刃只能用來奪取性命。

不過那又如何呢？我已經失敗了。就跟我一直以來的觀念一樣，我的匕首不適合救贖，只適合殺戮。我是黑暗之子，我也只屬於黑暗。

我當時是這麼想的。

刺客望著灰白的天空，眼神逐漸呆滯。不知道過了多久，他的心中突然有「人」問他：

『你還想救她嗎？』

刺客坐姿和眼神還是沒變，而那個聲音也很有耐性的等。過了許久，刺客才從心理面問：『你是誰？』

『我是誰並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我是死靈法師就好。』

『你還想救她嗎？』

『想。』刺客的眼睛似乎捕捉到了什麼。

『好吧，我也不想讓她死。所以我們來交易吧。』

『如果你答應把公主救出來，然後好好保護她直到她安全為止，那我就想辦法讓你「繼續行動」。』

『好。』刺客想也沒想。

『我這裡不說復活，因為你一箭穿心，加上內臟幾乎摔個稀爛，其他大小傷就不提了，除了神，沒有人可以讓你復活。』

『我的做法是讓你變成活動的屍體，也是俗稱的殭屍，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依自己的意志活動，只是還是有幾個限制。』

『第一，你只能行動不到一個月，請把握時間。』

『第二，你傷的很重，所以等你「活」起來以後，你得要吃人……活人生吃還是啃屍體隨意，但是注意吃屍體要新鮮，不能死超過一天。吃人會讓你受的重傷恢復，也可以讓你持續行動。所以這些日子你要吃掉一定數量的人，用他們的靈肉來支持你的屍體。』

『雖然被你吃的人有些可憐，不過公主死了這個國家就會進入慌亂和戰爭，到時候死的人更多，所以也別顧慮什麼道德問題了。唉呀我真糊塗，你是刺客，你比我還懂的怎麼應付良心的譴責。』

『即使是這樣，你還是要拯救她嗎？』

『反正我什麼也不剩了。』刺客想。

『很好。現在聽我解釋，為什麼我一定要插手，因為普通的救兵一點用也沒有，公主一定會死。因為公主目前身上有個詛咒。』

『叫做逆愛咒。』

『名字上是說愛，但是其實更廣泛，友情、親情、信任……簡而言之一切讓她能夠安心、放鬆的狀況，都會制她於死；像是跟她愛人在一起啦、回到家啦、被騎士們保護著啦……等等。當然不會瞬間死亡，會先咳血、頭暈、嘔吐、精神恍惚，然後最後嘔血致死。前後需要的時間不到兩週，端看那個環境或那個人讓她信任的程度。』

『這是個很惡毒的詛咒。公主被綁架的時候提心吊膽，自然不會觸發詛咒；

但是只要被救了回去，不出兩週就會死。』

『目前皇宮救援人員絕對不知道這個詛咒，因為只有高深的死靈法師會了解這個詛咒的詳細狀況。而解開詛咒的方法就是必須讓受術者飲用施術者的血……而且只有心臟裡面的血才能破除。』

『當然，可能的話，我也希望親自來協助你；但是我有要事無法分身，等我趕到了公主多半死了。所以這個重責大任就交給你了。你要做的事情有兩個，一就是想辦法限制公主的任何行動，把她藏起來，阻隔任何企圖救援她的人。』

『不要企圖跟公主解釋這個詛咒，因為她可能會開始信任你，而我敢保證那不是什麼好事。』

『如果你不小心觸動詛咒，或者是有任何失誤讓她不小心返回可以讓她安心的環境時，記得，毀掉那個環境，帶給她絕望，不然至少讓她知道她沒有可能再度返回。』

『痛苦、憎恨、絕望……將這些狠狠的塞進她的內心，這樣才可以延緩詛咒的發作。知道了嗎？』

『另一個就是想辦法在這幾天內找到施術者，挖了他的心，讓公主復原。如果辦不到，至少想辦法把公主監禁在隱密的地方，這樣你停止活動之後就由我來接棒。』

『明白了嗎？』

刺客想了想。『為什麼你想幫公主？』

『……』那個聲音沉默了一會。『她死的話我們死靈法師會很頭痛。而且我覺得她活著的話會是一個好皇后。』

『準備好了嗎？我要讓你醒了。』

『恩。』

『喔對了，』刺客發現他週遭開始出現灰色的影子，逐漸籠蓋附近的景物，慢慢把他包圍起來；他覺得自己緩緩的浮在空間中。『如果想知道跟施術者有關的情報，就從神職人下手。』死靈法師說完，剛好灰色的影子將他完全包住。

然後他突然開始往下墜。

一聲淒厲的尖叫劃過夜空。

這叫聲混合著痛苦和悲憤，揉合了世間一切的黑暗，將之噴灑在夜空；之後刺客就睜開了眼睛，張大嘴，深深的吸一口氣，發出「荷荷」聲。

剛醒的時候，我很痛……非常痛。有多痛呢？就像二十個壯漢拿著人高的鐵鎚一起奮力搥打你二十分鐘，但是你既不能動也不能暈倒。不過我一點也不痛。呃，這很矛盾，我很痛，又不痛。就好像……身體不是你的，雖然你有感覺。我當時覺得痛覺好像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漂過來，很痛，但是我……不在乎。人會因為疼痛而覺得難受，是因為當你疼痛的時候身體會自動告知「很痛苦」「會危險」「要害怕」；但是當時這些反射系統已經消失了。我會痛，但是我一點也不在乎，也不恐懼。

刺客扭了扭身，企圖想爬起來，但是這時候他才發現他傷的有多重；只有左手可以靈活運用，身體剩下的部分都不聽使喚。他折斷插在他身上的箭，翻個身，這兩個行動就花了將近一個小時。他張開口想呼叫，但是才發現他的下巴碎了一半，喉嚨也受到重傷，除了荷荷叫他不能做其他的發聲動作。

成了怪物啦。他想。

他望了望四周，他身在懸崖底下的松木林，附近似乎沒什麼人跡。刺客伸出左手，狠狠的將手指扎入泥土，使盡吃奶力氣向前移動半公尺。再一次，抓，爬，前進。再一次。再一次……

刺客他並不累……不，應該是「累」這種感覺已經不再影響他了，但是他的時間並不是無限。正當他煩惱著會不會光是這種愚蠢的匍伏就會耗掉他寶貴的十幾天時，他聽到了腳步聲。他想也沒想就放鬆抬起的頭和舉在半空的手，閉住呼吸——而這時他也發現他根本不需要呼吸。

過了大約五分鐘，人影才隨著口哨聲出現。這青年腳步輕快，手裡抱著枯柴，因吹口哨而鼓脹的臉頰泛著紅潤，表情中洋溢著光輝。不知道是長久沒見的女孩今天將要跟他會面，還是因為受了村長的表揚而成為全村的焦點。總之，他的歡娛之氣是淺而易見的；而也是因為如此，他晃了老久才發現趴在地上的刺客。

「喂！你沒事吧？」刺客沒有應聲。

青年隨手拋棄他撿了一上午的枯柴，兩步併做三步的衝到刺客身前，希望給這個陌生人進一步的協助。當他蹲下，想查看狀況時；他喉頭輕輕一涼，鮮血像是像是湧泉般的溢出。他張大了嘴，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直到他看到「昏倒的人」手上沾血的匕首和緩緩抬起的頭。

青年握住他的喉嚨，企圖止住血，但是鮮血還是頑固的從他指縫流出。他臉上露出吃驚、疑惑、不可置信和無法接受，混合出可笑但是又讓人笑不出來的表情。他緩緩退後，他的精力、生命和他的人生，也不停的從他指縫中溜走。

他終於倒下來了。

青年的鮮血似乎對刺客有極大的誘惑力，他的眼神露出了貪婪的凶光，他的爬行也比原先快了一倍不只，詭異的扭曲動作和身體摩擦枯枝的詭異唏嗦聲，乍看之下就像巨大、醜陋的黑色蛆蟲。刺客趴在青年的屍體上，想咬青年的喉嚨，但是半碎的下顎讓他無法辦到。於是他開始吮吸青年喉頭的鮮血。

這是我第一次吃人。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愉悅，這種感覺並不是肉體上的慾望得到滿足，畢竟肉體對我的影響已經大不如前；而是精神上的滿足。當我在舔噬著鮮血時，我感受到生命正流入我空虛的靈魂；當我嚥下他們的骨肉時，前所未有的充實灌注入我的體內。這是一種渴望，無生命的我對生命的渴望，藉由這種儀式來達到滿足。而當然，就如同那位死靈法師說的，我也只能藉由這種方法來使我的傷口復原以及持續行動。

所以我並不愧疚。即使這是第一次用狡猾的技巧奪取無辜青年的生命，然後貪婪的吞食他的肉體。

一切都是爲了公主。

刺客大概花了將近大半天才結束他罪惡的饗宴，他的身體也好了不少……右手可以勉強活動了，兩腳可以勉強晃動來幫助爬行。接著他繼續朝著年輕人來的地方匍匐前進，因爲前方多半會有聚落，有聚落就代表有活人……

他的身體並沒有完全恢復。

黑夜裡，遠方的狼嚎正哀呼。刺客坐在染血的小屋內，四周散佈了殘骸。這個村子大概死了一半的人，遺體正散落再小屋四處；而另一半則是逃了一乾二淨。他感到他殘破的身體正逐漸修復，但他的心境卻充滿了忐忑。

刺客望著黑暗，就好像望著人生。在拯救公主的未來之前，他已經替十幾個人來帶來末日。最後刺客真的有辦法掀開籠罩在公主身上的黑影，替整個國家帶來光明嗎？刺客用力的捏著手指關節，發出遠比生前還要大的聲響。

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刺客站起身，活動活動筋骨；雖然感覺有些怪異，某些關節已經沒辦法像生前那麼靈活，但是還差強人意。他走向屋外，牽出村人所遺留下來的馬匹，跨上牠，朝向黑夜奔馳而去。

森林深處的某個營地，五名黑衣人圍著營火，分食著烤鹿肉，另一名則看顧著頭被黑袋子蒙住的公主。自從上次無聲無息就幹掉半數人馬的刺客被殺以來，沒有任何追兵出現，這使整隊人馬緊繃的精神為之放鬆。有三人正談笑著、一人仔細的清理他的弓和箭——很明顯的他是那名百步穿楊的領導者、另一人則是轉著不懷好意的賊眼頻頻的朝公主望去。

他們當然沒有哀悼死者，大部分的人都很高興少點人來分錢。

「比索，」那名有著賊眼的男子唏噓的笑了笑，呼喚著領導者；而領導者並沒有將他的目光從他的愛弓轉開。

「我記得你說過公主最後還是得死。」男子又發問。

「恩。」比索不可置否。

「那麼……反正最後都要死，那還不如讓她給兄弟們享受享受，你覺得如何啊？」說完，那男子又發出就算老鼠也會起雞皮疙瘩的鄙俗笑聲。

比索抬起頭來，用著他不可一世的傲眼睥睨他，其他人聽到他們倆的對話，也趕緊將耳朵湊過來。其實比索討厭這些無能的傢伙，以他自己的本事，實在不必跟這些廢物共事。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公主的貞操跟自己又有什麼關係？「隨你們高興吧。別耽誤了正事。」語畢又低頭繼續他的清理。對他來說，他的弓比公主的裸體可愛多了。

但是其他的人可不這麼想，大家不約而同的朝公主走去。「等一下！」那名佷索的男子攔住眾人，眼睛射出了貪婪的光芒：「順序有先後，是我先跟老大要求的，應該要我先！」其他人聳肩的聳肩，嘲諷的嘲諷，似乎沒什麼意見；而守住公主的那名輪班的也笑笑讓開。

這男子看著公主婀娜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口水幾乎流了出來；他用力的扯開蓋住公主頭部的黑頭套，發出令人作噁的笑聲。公主拉妮雅的臉色有些蒼白，

頭髮也有點亂，但是眼神卻堅定不移。她剛剛已經聽到眾人的對話，而她早也料想到會如此，所以她沒有露出任何驚慌和惶恐——因為她知道這些都會使對方更加興奮。

「喲，小美人似乎不會害怕！」男人用力撕開公主的衣服，露出柔軟的香肩。「沒錯，其實也沒什麼好怕的；如果到死都還是處女，那妳這輩子就白活了。」他一邊說，一邊用充滿污垢的髒手抓捏著公主的乳房，他那骯髒的臉孔看起來就想把拉妮雅整個人含到嘴裡去吮吸。拉妮雅眼神雖來還是不變，但是卻微微了滲了些動搖，發白的細唇也不由自主的顫抖。沒錯，她知道自己很堅強，但是有堅強到被這種畜生蹂躪還能面不改色嗎？她堅忍的意志什麼時候會崩潰？

對這人的噁心感、對死亡的恐懼、對親人的思念、對父親的感嘆、對命運的悲憤……不停的撼搖著她的意志。

她好想尖叫，好想發洩出一切不滿。

就再這時候，她的眼角突然閃過一絲黑影。她充滿疑惑的抬起頭，看到的卻是剛剛那男人的後腦杓……抓住她胸部的手卻在微微發顫。

一旁執勤的黑衣人原本滿臉淫笑，但是一看到那個「黑影」，他馬上警覺的身手去抽劍，準備反擊；但是他的思考只到這裡為止。

遠處的比索一看情形不對，立刻將手上的弓搭上箭，想也不想的一箭嘯出。遠方的黑影發出「撲嗤」的聲音。命中了，而且從聲音聽的出來，射中的是胸口，而且有很大比例是心臟。他實在越來越佩服自己的弓技；這種光線不明的夜裡，加上突發狀況，自己還可以如此的精準，這實在不是一般人可以辦到的事。

比索才剛露出冷笑，「咻」「啣」，他發現一柄飛刀深深的插在他特製胸甲上，刀柄還有些搖晃。他的笑容當場僵住，冷意從脊髓電傳全身；他想也不想立刻低頭，另一柄飛刀剛好從他低下來的頭擦過，削下一大片毛髮。

他確實射中了！身經百戰的他，他絕對可以打賭對方沒有任何反擊能力。什麼樣的人胸口被箭射中還能用這種勁道來反擊？也虧他身經百戰，才會對方第一擊被鎧甲檔開之後，立刻判斷對方會朝他喉部射擊，因而低頭；如果他只是在那裡驚訝，那他的戰鬥生涯就會到此終結。

恐懼的比索立刻連滾帶爬、左遮右掩的朝他的馬匹前進。另外三個人並不知道這個黑影已經被射中要害，還道比索的箭技似乎又退步了；抄起他們的傢伙，就朝黑影招呼。遠處的比索原本想策馬就逃，但是看到這情況，連他都看呆了……

刺客本因偷襲見長，照理說被發現之後應該相形見拙、狼狽不已才對；但是眼看這個黑影身形飄飄、銀光閃閃，三人的武器都比匕首長，卻反而被逼到施展不開。黑影舞著、舞著、在三人的縫細間不停的流動著，插在他胸口的箭還在之中若隱若現。比索緩緩的搖了搖頭，不知道自己身在什麼樣的惡魔之中。

不知道過了多久，幾根手指從中彈了出來；接著武器落地聲、屍體落地聲也隨之報到。一人已經不敵死亡之舞的誘惑，到冥府去懺悔了。剩下兩人更是捉襟見肘，黑影幾乎將他們包在裡面，一點一滴的縮緊，好像要將他們擠成碎片。

「啊！」其中一人無法在忍受被死亡漸漸附著的恐怖，於是放棄自己活命的機會，只求跟黑影同歸於盡；雙手握著長劍盡他所有的能耐朝黑影砍下去。雖然黑影的功夫比他們高，但是面對拼命的傢伙，最好的方法還是退而求其次；但是黑影似乎根本不把他的攻擊放在眼裡，反而認為儘快結束戰鬥才是要點，就隨那把長劍狠狠的砍在他的肩上，而他的匕首也插入那人的心臟。另一個人看到黑影受創，以為有機可趁，就盡全力衝向黑影；但是刺客身法卻毫不受影響，一翻一劃，一條血線立即灑在漆黑的夜空。黑影轉過身來想了結和那名神射手的私怨，但是比索座騎的馬蹄聲早就遠逝在森林深處。

黑影轉過身來，看著衣衫不整的拉妮雅，睜雙眼的望著他，臉上還被飛濺少許的鮮血。黑影靜靜的解下披風，蓋到公主身上；這時公主才發現到黑影的頭上有一個熟悉的傷疤……

「是你！」拉妮雅忍不住驚呼。

拉妮雅騎著馬，默默的跟在刺客身後。她看得出來刺客雖然救了她，但是卻沒有放了她的意思；否則要不是就朝向人多地方前進，不然至少去尋找可靠的友人，而不是悶著頭往人煙稀少的地方行去。刺客什麼都沒說……他根本不說話。即使救了公主的那晚，他也是招招手，要公主跟在他身後。拉妮雅原本也在思考逃走的可能性，畢竟對方是個殺人不眨眼、而且曾經企圖刺殺她父親的刺客，待在一起並不會多安全；但是每當她想起那群綁架她的黑衣人慘死的情形時，她不得不放棄從刺客手中逃脫的想法。

至少目前刺客待之以禮。

兩人一起旅行了幾天，隨著刺客錯綜的行走路線，公主也不清楚自己到了什麼地方。只是知道附近的樹木花草越來越少，亂石岩崖越來越多，而且漸漸往山區行去。某日，刺客帶領她到一個奇形怪狀的山崖邊，上面有一個洞口，歪曲的像一個怪物的大嘴。刺客轉過頭來，淡淡的指了指山洞，拉妮雅也點頭致意。兩人下馬之後開始爬坡。那種坡對刺客來說並不會比平地難走多少，但是對一個公主而言是陡峭了些；刺客一邊確認四周的安危，提防公主逃跑，還一邊在必要時刻扶公主一把，讓她能更輕鬆的上崖。

那個山洞沒有什麼特別，十公尺見方，四周都是突出的碎石刺，如果生活在這邊的話那多半不會很舒服。當拉妮雅正煩惱時，刺客卻在凹凸不平的牆壁中摸索，似乎在找什麼機關……過了一會，刺客的手突然「伸」進牆壁裡面。剛開始公主以為她看錯了，是不是刺客伸進什麼小夾縫；但是她仔細看了看，刺客的手就像嵌在石壁裡面一樣，完全沒有縫隙。正當她皺著眉頭懷疑時，刺客的手就從裡面拔了出來，然後向公主招了招手，又指指裡面。

「你要我手伸進去？」刺客搖了搖頭，又指一次。

「你要我……整個人進去？」公主不禁驚呼，而刺客卻緩緩的點了點頭。公主雖然有點害怕，但是這時候要反抗似乎太晚了些。她試探性的將手伸向剛剛刺客所指的「洞」，發現她的手也「嵌」進去了。裡面的感覺不像岩石，而是一種像泡沫之類的東西；她既好奇，又害怕，嘗試性的將整支手伸進去，發現這個泡沫狀的只有一小層，之後伸出去的手就到了一個空間內。接著她慢慢地、慢慢地將自己整個身體側著擠進去，等到頭通過的時候就閉住呼吸。進去之後，拉妮雅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長方形的寬闊空間內，四周的「牆」都是用一種奇怪的物質構成，仔細看會看到晦暗的七彩色澤；而四周有幾個「窗戶」，有陽光可以照進來，但是卻看不到外面的景色。然後，她看到十幾具骷髏，各種姿勢碎落在各處。

拉妮雅尖叫一聲，急速後退，剛好撞到進來的刺客。即使堅強的她都忍不住發顫。但是刺客好像沒注意到她的表情，只是四周望望，皺了皺眉，踢開一些地上的碎骨，清出一條路。接著走到一個類似床的地方，將上面的骷髏都抖下來，然後拿起自己的披風細心擦拭，直到乾淨之後才又鋪上一床被單。公主從頭到尾看著刺客清掃，心理的警戒卻一直沒放鬆；等到刺客轉過頭來看到她的模樣，刺客才一邊踢開擋路的骷髏，一邊緩緩的搖搖頭。

「難道……這裡不是你的地方？」刺客閉著眼睛搖搖頭。然後指了指床單，希望公主休息。公主望著刺客，他的臉上雖然用黑布蒙起來，但是可以很清楚看到她的眼神沒有惡意。更甚之，公主看到他的眼睛裡面渾濁著無數的苦痛和哀傷，但是善意卻從其中掙扎著露面，企圖透露笑容。

公主想了想，還是躺上了床去。而刺客也繼續清掃著整個房間。拉妮雅雖然腦子很混亂，但是疲憊的她根本沒睡過幾次好覺；在刺客踢骨頭的唸唸聲中，公主抱著一肚子的憂愁而睡去。

等到拉妮雅次日醒來，就發現整個房間變得不一樣了。骷髏早就清的一個不剩，房間也打掃的一塵不染。她身上不知道什麼時候蓋上棉被，附近也有一些簡

單的家具排在四周，桌子上還擺著熱騰騰的全麥麵包、起司以及鮮濃的羊奶。雖然看起來有些簡陋，但是處處看得到細心。公主四周望了望，並沒有發現到刺客，她就拿起早餐吃了起來。

這幾天的日子幾乎都是一樣。刺客偶爾回來一次，送來餐點或是一些日用品，隨後就出去，甚至正眼也不瞧一下公主，也不曉得正在忙些什麼。每天早上起來，拉妮雅就會發現房子又被打掃過一次，而桌子上除了早餐又會多出些什麼來；像是梳子、小鏡子，有時候甚至怕她無聊而準備的書。不過這個刺客多半識字不多，有時候會出現艱深的哲學書籍，有時候卻是簡單的童詩繪本。甚至有一次出現過食譜呢！

拉妮雅也曾企圖出去，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原本進來的地方已經化成結實的牆，怎麼樣都穿不透；但是刺客卻可以自由進出。刺客跟公主相處的時間非常少，大部分的時間刺客都在外；只有偶爾會頹喪的回來，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的望向遠方。公主也不多問，也不和他聊天，只是靜靜的望著他。

有一天，刺客也是抱著沮喪而歸。坐在同一個椅子上，望向同一個角度。一切都跟平常一樣。

「對不起。」這三個字很輕很輕，但是還是逃不過刺客的耳朵。他轉過頭來，似乎有點好奇，這個從進來到現在還沒開過口的公主，想要說些什麼。

「雖然你上次要刺殺父王，但是實際上殺他的也不是你，而且父王都過世了，在爭論這些根本沒有意義。」拉妮雅吸了一口氣，繼續道：「反倒是那一晚，我的驚叫聲害你跌落谷底。我現在才知道你那時候是打算救我。對不起。」

「雖然我覺得你大概活不成了，不過你現在看起來好好的……雖然有些……特別。或許你被施與某種魔法吧。」

「你都不曾解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沒有辦法說話……不過，我想你留我在這邊一定有特殊的理由吧？」

「不管怎麼樣，謝謝你。」接著對刺客露出淡淡的微笑。

刺客望著她的笑容，傻了眼，眼神釋放出無數複雜的情緒，幾乎可以看到眼淚在其中打滾。

我永遠記得那個笑容。

那個笑容並不開懷，但是相較之下，蓬勃的生機都顯的黯然失色。

那個笑容並不美艷，但是相較之下，我這一生遇過美女都變的醜惡不堪。

那個笑容並不特別，但是卻在我充滿罪惡的心靈之中刻下最特別的溫柔。

我簡直不敢相信，她居然會對一個曾經企圖刺殺她父親，現在又無緣由監禁她的刺客，露出友善的微笑。多麼善解人意！我做的這一切，並不期待想要討好她。就算沒有這個逆愛咒，我也沒有那個勇氣去親近她、服侍她，因為她是如此的高高在上，好比就在光亮聖明的頂點；而我只是在黑暗與悲慘之中打滾的人。我根本不配。我做的這一切，只不過是想安撫心中小小願望的吵鬧聲，好讓自己更有勇氣面對泥沼中的自己。即使我被她辱罵、憎恨、甚至不屑的批評我的努力，我也甘之如飴，因為這是我應得的。

但是她卻感激我。感激我這種人。對我這種人露出那樣的笑容。

如果我早點見到這個笑容的話……說不定我今天就不會是如此了……

不，即使現在見到了還不遲。對不？

這次之後，刺客歸來的頻率更高了。常常都藉由一些小事回來，也只敢偶爾偷看一下公主；而只要拉妮雅眼神和他相對，她就會露出笑容。而刺客雖然沒有笑，但是眼中總是散發出不一樣的光芒。

某一日，刺客歸來之後，看著熟睡的公主，愣愣的望了良久，才開始他的整理工作。當他整理一些垃圾要帶出去丟棄時，發現裡面夾雜著含血的布。刺客一驚，立刻將垃圾挖開來，發現這種染血布有很多，有不少血液已經乾涸，呈現黑紅色。刺客剛開始不明就理，後來想通的他腦門就好像狠狠被重槌捶了一下，一瞬間手中所有東西都落地，他人也跪了下來。這聲音太大，把公主吵醒，她揉著惺忪睡眼，疑惑著望著刺客；但是刺客只是慌忙著搖著頭，笨拙的收拾垃圾，飛也似的閃出這個地方。

當刺客一出去，就狠狠的將手中的東西摔到牆壁上，發出刺耳的尖叫。那尖叫不是針對任何人，而是針對他自己。他跪了下來，手指深深埋進他的頭皮，因為太過用力而掉落不少頭髮，指縫間還流出深紅色、腥臭的黏液。

「名字上是說愛，但是其實更廣泛，友情、親情、信任」

死靈法師的話像夢魘般環繞在他的腦部，他的損毀的喉嚨不停的發出淒厲的慘叫，身體瘋狂的發抖。

「簡而言之一切讓她能夠安心、放鬆的狀況，都會制她於死」

刺客拿出匕首，機械式的刺向自己的大腿，一次又一次，飛濺出不少深紅色的濃液。

「她可能會開始信任你，而我敢保證那不是什麼好事。」

刺客倒在他自己的「血泊」之中，開始無助的呻吟。他的匕首開始胡亂刺向自己身體的任何部位，但是並沒有任何效用，因為痛覺早已不再服侍他。最後，他像是一切都被剝奪的無助孩子一般，開始嚎啕大哭。

『怎麼辦？公主會死嗎？』

『我已經創造出那個環境，已經觸動詛咒了嗎？』

『那公主剩幾天？兩天？一天？可是我記得我昨天收拾東西的時候好像沒看到血布……有看到嗎？有嗎？會不會壓在哪個東西下面了？會不會她就要死了？』

『那假如我趕快找解藥給她呢？問題是我花了這多的時日，一點頭緒也沒有，怎麼可能在一兩天內就辦到？』

『我害死她了……我害死她了……』

在不停的痛哭、悔恨之中，刺客也逐漸的冷靜下來。

『死靈法師曾經說過，「記得，毀掉那個環境，帶給她絕望」』

『那我該怎麼辦？自殺嗎？不，少了我公主該怎麼辦？』

『……不然……』

刺客沉靜了很久。

拉妮雅隔天醒來，卻發現刺客站在她身旁，怔怔的望著她，兩眼無神。她正想開口詢問，刺客卻像發了瘋似的撲到她身上。

「你想幹什麼！」公主吃驚的尖叫道，但是刺客完全沒有因此而退縮，反而更積極的侵犯她。刺客硬扯破他親自為公主準備的衣服，看著自己替公主打的水所洗淨的身子，眼神中暴露貪婪的兇光，開始瘋狂的擁著她。拉妮雅不停的掙扎，

這時卻不經意的扯掉刺客的臉巾；她所殘存的所有理智完全蕩然無存，因為她看到的是一張臉半腐敗、下巴牙齒像散落的玉米粒插在腐爛肉中的噁心臉孔。她一邊尖叫一邊想轉過頭去，但是刺客的手緊緊抓住她的後腦，企圖用這張爛臉來親吻她。她不停的抵抗，眼中的淚珠已經一連串的湧出，最後摸到刺客腰間的匕首，毫不顧慮的就抽出來朝刺客的胸口刺了進去。刺客稍微停頓了一下，發出極度憤怒的聲響，張口一咬，就將公主一塊手臂肉給咬了下來。

拉妮雅發出淒慘的尖叫，而刺客卻一邊嚼著她的血肉，一邊貪婪的舔舐著傷口流出來的鮮血。公主一情急，將兩隻腳縮起來，用全身力道猛然朝刺客胸口踢去；這一踢將刺客踢退了數公尺，公主則是縮到角落，用任何手邊抓的到的東西扔向刺客一大部分都是之前刺客為她準備的東西。刺客憤怒的朝她咆嘯，衝過去給她一巴掌、兩巴掌、第三掌巴下去時，公主就被打暈了。刺客也轉身飛奔而出。

刺客一頭狠狠的撞上洞壁，深紅色的液體四濺，一邊哭叫著一邊用拳頭猛捶著碎石壁。

捶著……捶著……捶著……捶著……捶著……

直到他拳頭成了一團爛肉，他也緩緩的攤了下來。

我不知道全天下最悲慘的事是什麼，但是我想比我悲慘的大概沒有幾個吧。

那天之前我還以為我的生命真是悲慘。狗屁。跟這個經驗比起來，以前的苦日子簡直像是富家小孩過聖誕節。

你能了解愛一個人的心嗎？當你全心全意愛一個人時，你最希望就是對方的幸福—如果能出自於你自己的手中會更完美。所以在這段照顧她的日子裡面，我過得很充實，也很美滿。我不配擁有她，不過我曾經為她的幸福努力過，也得到她的笑容做報償。

但是命運認為這一切都太奢侈了。如果我想要她獲得真正的幸福，我必須拋棄自己手中渺小但是僅有的幸福，帶上黑色的面具，跳出悲劇的舞。

這個舞我跳一輩子了，我並不會很排斥；我不能接受的，是拉妮雅充滿恐懼和恨意的雙眼。她清澈的眼神被我的絕望給染色，她純潔的靈魂被我骯髒的雙手給侮蔑，在她的記憶之中，我永遠都會是一個可憎可厭的怪物。

而我最後的小小光明，也被我自己親手捏爛。

不過我不後悔。這個交易很值得。我的希望之燈並不是破滅，而是被投入更熊烈的希望炙火之中。如果犧牲了我的一切，可以讓她能夠平安的活下去，就算是每當她回憶起我只有強烈的噁心和厭恨，我也甘願。

只要她能夠平安，我能夠犧牲一切……一切……一切……

攤在洞角的刺客眼神中逐漸恢復了光芒，他明白比起自怨自艾，他有更要緊的事要做。他舉起他的右手掌，那付稀糊狀看起來像是被幾百個人踐踏過。

他知道他今晚又得吃人了。

第三章

這幾日刺客最痛苦的時候就是進入拉妮雅被囚禁的房間時，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表情來面對她。刺客盡量縮減到一天只回去一次，然後將日用品丟了就走，然後趁她「似乎」在睡覺的時候清理房間。說似乎是因為每次他進去都會發現公主埋在被窩裡，根本不願露出頭來；刺客根本無法分辨公主睡了沒。

直到有一天，刺客在打掃的時候，他突然發現不對勁……就算躲在被窩裡面，好歹也會換個姿勢吧？他伸手如電的掀開公主的被窩，卻發現裡面是一些用日用品和廢物堆積成的「人形」。沮喪和絕望在一瞬間貫徹他的全身，這幾天他犯太多錯誤了。

『她不可能逃出去的。這是以前我暗殺一名大法師—古爾傑用來囚禁和凌虐無辜者的特殊魔法空間，除了我手上古爾傑親自附魔的鑰印以外，不可能出入的。』

想了想，刺客猜公主說不定是躲起來了，就開始四下搜尋。這空間大歸大，但是幾乎四面徒壁，即使公主將自己變成一滴水、一隻蒼蠅，也別想在這種地方藏身。所以不到五分鐘刺客又再次下結論—拉妮雅真的逃跑了。

『也有另外的方法，就是用魔法強行突破。問題是公主並不是魔法師啊……有人知道公主的存在而派魔法師來救？也不可能，入口我設下不少陷阱，一個也沒被觸動過……陷阱上面我有做了一些獨特的機關，即使被拆除以後又重新安裝回去我也看的出來。』

『魔法師這條路子就不通了……那是怎麼回事……魔法……魔法……啊！』
刺客狠狠的敲了一下手掌，再次憤恨自己的粗心。

拉妮雅正拖著步伐，在森林之中殘步而行。離開那洞穴已經四天多了，但是她到目前為止除了一些酸澀的不知名果實，她都沒吃過別的食物。四天前，她只是絕望的哭泣，不曉得這個醜陋的怪物會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會如何虐待她。但是，她發現，只要她靠著牆壁，她的項鍊就會發出奇異的光芒。這是她父親以前的老朋友送給她的，一個附有魔法的項鍊；這項鍊本身有一些特殊功用，但是當時對魔法並不了解，所以也沒詢問清楚。這時候拉妮雅才領悟到她所存在的空間是魔法創造出來的，這也是為什麼刺客可以出入而她不行。

公主拿下她的項鍊，將它貼近牆壁，牆壁上的光影開始起奇怪的變化；這時候公主用手去觸摸，就發現自己的手可以伸進去。興奮的拉妮雅就想將項鍊拿到出入口嘗試，但是想了想，一來自己搞不好會撞上回來的刺客，二來刺客說不定會在洞內設陷阱，所以還是試試看從其他地方鑽出去吧，反正這些牆壁看起來似乎差不多。其實這時候公主冒了一個很大的險，因為這些牆壁雖然可以化開，但是如果外面並不是戶外空間而是岩壁的話，那公主很有可能會被卡死。不過在幸運女神眷顧之下，公主順利的從另一個連刺客都不曉得的薄壁穿到這座山的另一頭。這個出口的方向剛好跟山洞口相反。

即使是如此，公主也已經到了體力極限了。以前雖然她很聽話的接受父親安排的體能訓練課，但是私下也不禁嘀咕，認為這些時間花在閱讀書籍或是研究政情來的恰當；但是到了今天她才發現，當初累得要死的訓練到這種緊急狀況時根本不嫌少，要不是如此，大概走個大半天她就會軟攤在荒野了吧。

公主越來越後悔，沒有等刺客帶來下一餐再打包帶走。公主也不停的懊悔，前年某個暗戀她的遊俠興奮的想教導她怎樣野外求生時，她是如何冷淡的婉拒。但是一切的後悔都太晚了。現在她必須要跟雷索特——她的愛人兼皇家禁衛隊的隊長做聯繫。她的父親被暗殺，她被連續兩幫人給綁架，而她對一切渾然不知。現在她只想要找到一個能依賴的人。

拉妮雅的兩腿越來越不聽使喚，這時她才想起她也將近兩天沒遇到水源了。口乾使她喉嚨如刀割，肚子好像吞進一團炭火似的，三天前奔跑時不小心扭傷的腳讓她一步步走來就像有人在她腳踝上拉鋸子……終於，拉妮雅不支倒地。她企圖掙扎想站起，但是徒勞無功。她只能絕望的看著整個世界漸漸被黑暗籠罩。

當拉妮雅醒來後，她發現威廉二十世正坐在壁爐前的搖椅上，安祥的讀著書。拉妮雅想呼喚，但是卻叫不出聲音來。威廉二十世發現了公主的存在，就轉過身來，露出和藹的微笑。公主也回應他的微笑，但是卻發現她父親的胸口上面有一隻箭……

在扭曲的尖叫之中，拉妮雅不停的往下墜落，四周都是扭曲、醜陋的男人臉，發出淫穢的笑容，不停的對她身體各部位磨蹭。而在這些噁心的臉中，突然出現一個蒙著黑面罩、眼神悲哀的人，他用痛苦的眼神盯著公主，接著他的眼睛開始溶化，變成黑色的液體，只留下兩個黑色的空洞……他的面罩逐漸打開，露出佈滿蛆蟲的臉龐……

公主驚叫一聲，在渾身冷汗下驚醒。他看到兩粒充滿好奇心的大眼睛眨也不眨的望著她。拉妮雅發現她正躺在一張柔軟的床鋪上，雖然沒比以前皇宮的舒適，但是絕對不是平民買的起的家具。她瞧了瞧床附近的擺飾，果然是貴族沒錯。接著轉頭看向大眼睛的主人，是個不到十歲的小女孩。女孩頭上的金髮在夕陽從窗戶偷窺下閃閃發亮，襯著她小臉上既興奮又害羞的神情，真是可愛無比。

「妳好。」公主露出親切的笑容，跟女孩打招呼。小女孩臉一紅，頭也不回的轉身跑出房間。遠遠的還聽到她在大喊：「公主醒了！公主醒了！」

公主轉過頭，重新將自己埋進柔軟的棉床中。這時她才發現自己是多麼多疲倦。扭傷的腳踝好像有火在燒，全身的精神好像被人抽乾一樣……不過已經比在野外時好多了。

這時，拉妮雅又聽到那個蹦蹦跳跳的腳步聲，以及另外一個緩慢但是堅定的腳步聲朝她的房間而來。推開門的是一個老紳士，小女孩也隨後跟進。公主相信自己曾經見過他，但是想必是在無數人中的一個，使她對這個親切的紳士沒有特別的印象。那老紳士手上端著一個盤子，上面有一杯奶酪，一碗燕麥粥還有一大壺水。

「抱歉公主殿下，您的身體正虛，不適合太過刺激性的食物，所以這些清淡的食品請殿下您將就將就。」

「不不，這樣已經很好了。」公主想做起身子，但是有點力不從心；一旁的少女連忙主動的扶起公主，雖然害羞的小臉還是撇到一邊去，不時偷望著公主。「請問你是？」

「殿下，小的是羅旁·匹斯邁克，塔木莊園的領主。」

「不必再殿下下來殿下去了，這裡是你的住所不是朝上。你不但是主人還是我

的救命恩人，沒必要跟我客氣了。」拉妮雅露出溫柔的笑容，輕易的化開彼此的隔閡。

「那小的就不客氣了。」接著將盤子放在一旁的茶几上，親自端燕麥粥給拉妮雅。「這個小女孩是？」拉妮雅問道。

「她是我的孫女，艾姐。」接著羅旁轉過身來，摸摸孫女的頭，笑道：「怎麼不打招呼？」

艾姐羞紅了臉蛋，縮著脖子，好一會兒才說：「公主殿下賜福。」

「妳好啊！妳好可愛喔，不要縮著臉嘛！」拉妮雅笑道：「這麼可愛就應該更有自信啊！」聽完艾姐更是羞到躲到她祖父的身後。

「她的父母呢？」公主轉向羅旁問。羅旁感嘆的笑了笑：「都向上帝報到了。」

「啊……」

「就在十八年前的斑納族內亂之中，被某些斑納族的激進份子激進份子所殺害。」

公主露出難過的沉默。這個內亂雖然不是父親一手促成，但是她父親爲了安撫皇宮內部某些激進大臣，只好站在不干涉的立場；而她父親事後總是不停的懊悔。雖然那時候公主還小，跟她幾乎沒關係，但是現在父親身亡，她父親的所作所爲她都一肩扛擔，自然會爲這件事感到無比的歉意。

「不必難過，」像是看出這點四的，羅旁又說：「他們是因爲皇室的榮耀而死，我相信他們的靈魂都能夠安息。」

「但願如此。」雖然公主這樣說，但是她的表情完全不能釋懷。如果以後是她掌政……

「殿下，」羅旁突然收起笑容，將艾姐支出去，然後臉上露出嚴肅的神情：「聽說您是被綁架的。」

想起這兩個綁架，公主的臉上也不禁照上一層不安，緩緩的點了點頭。

「現在國王陛下被暗殺之後，您又被綁架，國家內部實在是一團亂。」羅旁低了頭，小聲說：「小的不才，無法分辨出這起暗殺因爲國外，還是內亂；所以當我的屬下發現妳倒在我們莊園的邊界時，我迅速吩咐所有知道這件事的人嚴守秘密，而且並未通知任何其他人。」

「因爲小的怕如果風聲洩漏出去，您可能會被再次綁架，甚至遭到殺害。」

拉妮雅靜默了一會，才沉然道：「你做的不錯。」

「那請問接下來我該如何是好？雖然小的是貴族，但是久久才上一次朝，不是很能理解宮廷裡的派系鬥爭。裡面是不是有什麼人您可以完全信任，而讓我去通知呢？」

雷索特。公主想都不用想。她又沉寂了一陣子，拿出藏在髮髻裡面的一個金色龍飾，放在羅旁手裡，低聲道：「等等用布包著，然後親自送達聖騎士工會，交給一個叫做杰勒的聖騎士，跟他說『拿給摔釣竿的那位』。」

五年前，當時公主還只是小女孩，雷索特只是個剛入禁衛隊的新手，因為小時候貪玩，就聳著她父親說想去河邊玩；那時候大家都很忙，國王只好叫幾個禁衛軍的人一邊保護她一邊陪著她。當時在河邊因為拉妮雅想吃魚，幾個禁衛軍的爲了想討好她都想辦法自製魚竿來垂釣；而被拉妮雅美貌給吸引的年輕雷索特自然不想漏氣，就跟大家一起爭釣；沒想到技術差的他不但半隻也沒有，還把魚竿弄斷了，氣的他把魚竿扔進河裡。這件事雖然不至於讓他感到羞愧，但是他也很少拿來說嘴；幾個朋友清楚他愛面子，也很少提及。所以「摔釣竿的」代表的是雷索特，這是只有幾個內部親信才會理解的暗號。

「好的小的知道了，小的馬上就去辦。」說完，臉上又恢復溫柔的笑容：「這個地方很偏僻，公主不必擔心被人察覺。而我不在的期間，艾姐都可以照顧妳。」

「多謝了。」一想到雷索特能夠策著白馬，滿面嚴肅的趕來保護她時，拉妮雅的心理不禁多了一股溫暖。

而且胸口也不知道爲什麼又出現了那股莫名的刺痛。

雷索特望窗外，眼神凝重的思索著。

國王被暗殺，公主被擄走，這些事情都發生在他不在的時候。這次的休假雷索特曾經數度嚴正的反對，但是都被國王壓下來。

「你從進來到現在，不管是任何節日，甚至你母親亡故也沒有離開過崗位，這樣太不正常了。所以朕命令你趁這個時機較爲平緩的時刻給自己放鬆一下。」國王甚至偷偷了給他擠了擠眼，偷笑道：「要帶拉妮雅出去的話拜託先行告知。」

沒想到那道命令卻是國王給他的最終命令。他接到訊息時真是無限懊悔，甚至羞愧到想自我了斷。但是國家正混亂，愛人生死不明，他身上的重任不是可以任性甩掉的；所以他聯合聖騎士工會、禁衛軍以及各大騎士團的力量，先替國家整合了一個嚴整的秩序。

但是一切都是暫時的。短時間如果沒找出公主或者確立繼承人，這個國家一定會崩潰。所以他放出任何他可以信任的探子，甚至花錢買通了一些較為地下的情報份子，希望能夠找到公主的蹤跡；但是卻像石沉大海，一無所獲。平時嚴肅的他此時表情更是硬如鐵石。

他聽到了敲門聲。正當他想衝出去抓起外面的人說「你最好帶來好消息！」時，他發現那是個暗號式的敲門。那個不是軍中用的特殊暗號，也不是探子用的，而是幾個好友私下因為好玩而創立的。表示來的人絕對是幾個知心好友之一。

門一打開，一個跟雷索特完全相反類型的聖騎士大搖大擺走進來：「喲！最近好嗎？」

「杰勒。」雖然雷索特的表情還是很硬，但是至少從裡頭微微露出暖意。

「雖然這不是時候，但是這兩天想不想來我家看看啊？我買了好棒的藍姆酒耶！」杰勒的口氣一如往常般的輕鬆放浪，身為聖騎士工會會長的他反而卻是最不被教條拘束的人。但是他的聲音卻比平時大，而且故意朝雷索特眨眨眼。

「杰勒，你白癡啊，這是什麼時候還有閒情去你家喝酒？」雷索特跟以往一般毫不客氣的駁回，但是眼神已經露出詢問之意。

杰勒輕鬆自在的拍拍他的肩膀，然後很自然的將一事物塞進他的手中：「別這樣嘛！『摔釣竿的』也會來耶！」

雷索特一驚，看著手中白布包裹的物體，口裡卻喊：「什麼摔釣竿？我不認識！」然後單手快速的解開布條，看到了金色龍飾。

拉妮雅。一定是她。這是雷索特送給拉妮雅的定情禮物，拉妮雅答應他就算洗澡也不會拿下來；而拉妮雅也說，如果哪天只看到龍飾沒看到人，那一定人出了問題。雷索特不動聲色的將金飾塞進衣袋，然後在象徵權利的披風之中，用單手快速的變換幾個手勢，告訴杰勒他要派哪些人跟他一起行動。

「好吧！既然這樣就算了。」說完杰勒微微點頭，表示明瞭。「反正只有談公事你才會有點精神。」說完以後就開始談起正事，像是雙方配兵和補給問題，雷索特也很自然的答覆。兩人再也沒提及剛剛的事情。

刺客狂奔著。

雖然是狂奔，但是身形穩定無比，即使跑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也像是在平地滑行。

所謂的「狂」，指的是他的速度和氣勢。

雖然公主行進的方向跟洞口相反，但是沒被觸動的陷阱反而告知了刺客公主不會從洞口走出。這使他搜尋的方向少了一個方位。過不了半天，刺客就發現公主的行走蹤跡……公主顯然不懂的隱藏自己的行蹤。

但是刺客並不因此而高興。即使他有辦法跟著公主跑，公主也處在極度危險的狀態之中。那夥綁架她的人最厲害的頭子逃掉了，難保他不會東山再起；除此之外，不管公主遇到好人惡人，都不會有好下場。惡人的話公主的危險當然不在話下，好人的話會觸發詛咒……這或許比惡人還糟。更別提野外可能會有一些飢餓的猛獸。

刺客保持了這種狂奔的速度跑了大半天，而沒有感覺到任何疲憊——這副身體的數多優點之一。他逐漸了解到公主最後可能會落到塔木莊園，向那裡的領主求救。等他確認以後他就更有信心了，甚至不再依循著公主的蹤跡，開始抄小路。

『近況如何？』

這聲招呼真的嚇到刺客了。不過這種情況他也遇過，就是在那個夢中。他不自覺的嘆了口氣。

『公主不見了對吧？而且目前應該在塔木莊園。』

刺客一驚，差點停下腳步。『你怎麼知道？』

『先別提我能通過魔法來窺視你的心理狀態，在我跟你聯絡之前我就會知道這個狀況了。』

『我馬上就把她救回來。』

『欸欸，我知道這事很緊急，但是可以麻煩你繞個路嗎？』

『什麼？』

『你轉向東南，繞到「磨坊鎮」去，裡面有一個「煙壺旅店」，已經關門不

做生意了……不過也是因為如此，會有貴客上門。在哪裡打聽點東西，等到到手之後再去塔木莊園。」

刺客皺緊了眉頭。「爲什麼？打聽什麼東西？這樣有什麼好處？」

「不好意思我沒辦法跟你解釋。而且我也沒剩多少時間可以跟你通訊了。請你信任我好嗎？」

刺客停下腳步，眼睛陷入迷茫。

「公主的確很危急，但是這件事也很重要。」

「我知道了。」

「保重。」之後死靈法師就沒再發任何聲息。刺客思索了一下，就毫不猶豫的衝向東南方。

「煙壺旅店」的大門掛著沾滿灰塵的蜘蛛網，這地方好久沒被人清過了。七八年前，這個旅店可是家喻戶曉，服務好價格廉，遠道而來的旅人最好的選擇。但是四年前磨坊鎮又開了一家遠比煙壺旅店豪華的旅店，加上老闆不知道是年紀大了還是怎麼回事，態度越來越差，不但氣走了許多服務生還得罪了客人，使得兩年前宣布關門大吉，許多曾經住過此處的人都不甚惋惜。

但是那只是表面上。實際上這裡是某些團體—包括聖騎士工會和禁衛隊用的秘密集結地。而趕人關門都只是障眼法。全國各地都有這種不起眼的秘密集結處。

今天就有一群身披髒灰披風的旅客，敲了敲煙壺旅店的大門。「誰？」門打開以後是個眼神頹廢，嘴臉凶惡的中年人，嘴裡叼一根牙籤。

「來借宿的。」灰披風人沉聲道。

這中年人表情雖然不變，但是眼神閃過一絲機警的光芒。「十個銀幣不二價。」這是個非常誇張的價錢，同鎮裡的旅店最豪華的也才三銀幣。

「二十個會更划算。」灰披風人答。那中年人打開了門，左右望了望，讓灰披風的人入內。大夥兒進來之後，中年人將大門深鎖，關起所有的窗戶，拉上所有窗簾，大白天卻點起油燈。中年人的表情也立刻變的和剛剛不一樣，沉穩且嚴肅。「諸位辛苦了。」

「呼！」第一個出聲的是杰勒，一把將他的披風拉開，露出銀光閃閃的鎧甲。「終於可以放鬆點了。」

「別張揚！」雷索特微怒道：「即使在這裡還是要處處小心！」

「是是。」杰勒聳聳肩，找個椅子坐下，將腳翹到桌上，發出鏗鏘響。而剩餘的人不是將整個披風拿起，至少也會將頭套放下，各自找各自最舒適的位子坐下。只有雷索特連頭套都帶著，站在原地。仔細一看就會發現，一行人總共有七個；從紋路不同可以看出，聖騎士工會的佔了三個，禁衛軍的則是有四個，想必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杰勒皺了皺眉頭，吸吸鼻子。「你有沒有聞到什麼腐敗味？」他問一旁的夥伴。

「有一點。大概是死老鼠吧。」

「不能清理一下唄？」杰勒抓了抓頭。

「不清理才好。」雷索特打斷道：「這樣這理才夠隱密。好了廢話不多說，我有事要宣布。」

「今天來到這裡，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們身負重任；『那一位』的安危，端看我們這次的保護行動夠不夠徹底。」

「雖然我們可以現在就趕去，但是大白天的行動容易暴露身分，我們也有三天沒有正式休息過了。所以從現在到晚上，除非有任務，絕對嚴禁出旅店。好好在這裡補充精力，晚上再度出發到塔木莊園。」眾人點點頭，回應了雷索特的宣布。

就當他們討論這次行動的細節時，他們並未發現屋頂的角落有一個沉默的刺客，像一隻豹一樣蹲在梁上。就算是他生前，他隱匿的功夫已經高人一等；更何況他現在既不必呼吸也不必怕酸痛會煩擾他，整個人就像立在角落的腐肉雕像。唯一最大的敗筆就是他身上散發的惡臭，但是也被週遭的霉味胡混在一起成了死老鼠的味道，使得沒人發現他的存在。

的確，這裡會出現禁衛軍和聖騎士的確出乎刺客所料。但是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公主有危險，他門自然趕到。這並沒有重要到放下公主的生死來這裡蹲著。可以先偷襲？何必？先帶著公主逃走不就好了？如果一開始刺客就朝向莊園而去，他帶走公主的時候這群精英可正在打呼呢。

所以在這裡一定可以打聽出很重要的情報。他能夠想到的就是根施咒者相關的情報。從公主被監禁開始，刺客用他自己的方法四處追查，即使他照著死靈法師的提示去找神職人員，還是一無所獲。如果可以在這裡找到這個情報，那拖延

的這段時間就有了報償。

更何況先救了公主也不一定擔保被觸發詛咒的她還可以活多久。如果可以先拿到解藥的話狀況比較能夠掌握。這群騎士裡面禁衛軍的人神色嚴肅，忠誠無比，應該不會跟施咒者有關；那名聖騎士工會會長雖然扁兒啣當，但是看的出來他和禁衛軍的頭子有深厚的情誼，不是不可能，但是情報從他身邊出來的可能性偏低。所以刺客自然就開始注意表面上應諾，但是眼神卻略帶些不滿的兩位聖騎士。

剛好兩個也是神職人員。

這時候也巧，雷索特原本想叫旅店老闆替他們採買，但是這兩人不知道用什麼理由說服雷索特，讓他們兩人披上披風外出。這時刺客也無聲無息的從某個縫隙溜出去，想從兩人的身上打探到更進一步的消息。

「什麼嘛！板著死人臉的傢伙！」其中一名聖騎士抱怨道：「你不覺得雷索特納傢伙很討人厭嗎？阿勒？」

「別抱怨了希瑟。」名叫阿勒的聖騎士勸道。

「說什麼爲了取得杰勒的信任……爲什麼那個浪蕩的傢伙可以當工會長啊！那我規矩都守假的嗎！」

「禁言！這些事情不要隨便出口！」阿勒小聲但嚴厲道。希瑟字討沒趣，就喃喃抱怨了幾聲。兩人並肩走到鎮外，在某個隱密的亂石堆裡，兩人開始對著特定的大石蹲下，臉色陰晴不定，不知道在看些什麼。

兩人沉默了良久，希瑟問：「教皇爲什麼要我們帶著她……」

阿勒急速的按住希瑟的嘴，阻止他繼續說下去。「你別鬧好不好？這種地方會有誰來？」希瑟不滿的說。

「至少不要把任務內容唸出來。」

「那你倒是說個道理啊？」希瑟手叉腰，一附不耐的樣子。

「我也不知道……」阿勒搖了搖頭：「總之，教皇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無論任務多麼荒謬我們都要準確執行。」

「好吧好吧。我留一下記號，你替我把風。」希瑟說完就蹲了下來，開始先消掉原本的記號。

如果今天是希瑟把風，那麼刺客就不會被發現了。但是謹慎的阿勒，不會因為四周都看起來安好而放心。他念起活物偵測咒，尋找附近的大型活物……他沒找到任何東西。他又念起不死生物偵測咒……

「不死生物！離我們好近！」阿勒這句話還沒說完，遠方的砂堆已經射出兩柄飛刀；不明就以的希瑟轉過頭來，飛刀剛好插進他的咽喉。而早有準備的阿勒用他的金屬護手格開飛刀。阿勒一邊抽出長劍，一邊喃念著驅除不死生物的咒文；但是他快刺客更快，阿勒掌中的金光還來不及射出他的手腕就已經被卸了下來。而他也真不愧是聖騎士中的精英，一隻腕遭斷反擊還是伶俐無比；只不過就算他週身完好，對上刺客大概也要大呼酣戰，身在這種劣勢當然就更別說了。

他掙扎了十分鐘左右，就被死亡之舞吞噬了。

取得勝利的刺客可沒什麼開心。他身上有帶著避免被偵測的護符，但是僅限於活物偵測。他早就不是活物了，這玩意兒說實在的可以扔了。這兩人沒有回去的話，雷索特一定會提早出發去找尋公主……這樣只會讓事情變的更麻煩。

不過至少探聽出來了。罪魁禍首是教皇，或者是跟他相關的人。刺客花了段時間將屍體清理掉，抹掉血和打鬥痕跡，就趕著去塔木莊園了。

「已經五個小時了。那兩位聖騎士怎麼還不回來？」其中一名禁衛軍道：「要不要派人去找找？」

「派人去送死嗎？」禁衛軍轉向說話的杰勒，發現他一反常態的臉色鐵青。「也別想去找屍體了。不如快走吧。」禁衛軍隨著杰勒的眼神望向雷索特，這才發現到杰勒的臉色哪算什麼難看。

「各位，行蹤洩漏，提早出發。」雷索特不再發半句贅言。

「公主殿下！」艾姐輕快的奔進房間，堆了滿面笑容：「妳看看這個！」接著展示出她滿懷的花朵。

「哇！妳去哪找到這些花？」公笑笑問。原本艾姐一直很害羞，不敢跟公主講話；但是經過這幾天公主的溫柔對待下，艾姐不但把拉妮雅當作自己最好的朋友，還一反常態的跟她聊個不停呢！

「後山上啊！」艾姐笑嘻嘻的將這些花朵放在公主的棉被上，又紅又紫的實在鮮豔。「上次去後山玩，這些花兒都還只有花苞而已；沒想到現在開花了喔！」

「不過只有少部分有開花，我收集好久才收集這麼多呢！」

「真的喔！真是謝謝妳了。」

「好可惜妳不能下床，不然妳就可以陪我去摘了。」艾姐摟著公主撒嬌道。

「好好，等我身體好了一定陪妳去摘。」拉妮雅笑了笑，但是又偷偷嘆了口氣。她的身體早就好了，但是最近卻因為不知道哪來的嘔血怪病，讓她身子老是虛弱的很。她也曾經跟羅旁討論過自己被下毒的可能，但是到最後只是兩人憂愁的齊嘆氣。

『如果雷索特帶聖騎士來的話……倒是可以試試看看魔法治療……』

「怎麼了？」艾姐看公主似乎面有愁容，忍不住擔心問道。

「沒什麼。」公主拿起花朵，端詳了一會兒。「艾姐？」

「嗯？」

「妳這樣把花兒摘下來，這些花可以開多久？」

「一兩天吧……」艾姐歪著小腦袋答。

「如果不摘它，它在外邊可以盛開多久呢？」

「很久吧。」

「這樣啊。那妳把它摘回來給我看，雖然我很高興，但是他們一兩天就會死掉了。這樣不但我會難過，別人上山的時候也不會欣賞到他們了不是嗎？」

小艾姐噘著嘴，一副很後悔的樣子：「對不起……」

「沒有關係，」在拉妮雅溫柔的笑容之下，她懷裡的小花們都失去了顏色：

「以後不要再摘就好了。等到我病好了，我們一起去看好不好？跟著山上的小動物小蝴蝶一起看花。」

「好啊好啊！」艾姐馬上破涕為笑，又窩在公主的懷裡。開心的小臉蛋紅的跟蘋果似的。看著她可愛的小臉，公主終於鼓起勇氣問出她一直想問的問題……

「艾姐？」

「嗯？」

「會不會想念爸爸媽媽？」

艾姐興奮的小臉這時完全沉了下去，但是過沒多久笑顏又逐漸在她臉上綻放：「會啊……但是我不難過，因為爸爸媽媽在天國過的很快樂。」接著她站起來笑道：「我以後長大也要和他們一樣，服侍國王，成為偉大的人！」

「艾姐真乖，妳爸爸媽媽一定會很高興。」聽到女孩這麼說，公主心理的難受，總算有了小小的釋放。「那妳一個人會不會寂寞？」

艾姐歪著頭，皺了皺眉：「有時候會。不過啊，這裡也有很多好玩的東西啊！寂寞我可以去後山找小鳥兒、我可以去找阿福的孫子玩躲貓貓、也可以聽爺爺講故事、鄰鎮的表哥偶爾也會來看我……啊！還有小貓阿花也會來找我要牛奶喝。」

「那就好。」

「公主姐姐？」艾姐臉上又不自覺的顯露出害羞。

「嗯？」

「妳什麼時候要走啊？」

「我想快了吧。騎士哥哥們就快來接我了。」想到雷索特生硬的臉所化開的笑容，公主的心中生出無限柔情。

「那妳以後會不會來看我？」女孩擔心問道。

「會。一定會。只要我有空，我一定會回來陪妳玩，跟妳一起去後山看花。」

「真的？」

「真的真的。」

「太好了！」艾姐跳起來歡呼一下，摟住公主的脖子，親了公主好幾下。「不可以食言喔！」

「一定不會。」公主也摟住艾姐的腰，溫情滿懷。美麗的公主、可愛的女孩以及鮮豔的花朵，組成了一幅無比幸福的畫像……

這時公主胸口突然猛一痛！鮮血開始從她口鼻直流不止。艾姐看了驚叫一聲，放開公主；而公主也開始瘋狂的咳嗽。鮮血不停的隨她狂咳不止而飛濺，將她胸前的花朵染成一種妖異的美艷。

「妳……妳……妳……妳沒事吧……」嚇慌的艾姐整張臉都成了灰白，不停的搖著公主的肩膀，淚水在她眼眶中不停打滾；而公主才想要開口安慰她，鮮血就噴濺而出，又讓她咳了許久……這陣狂咳就好像惡魔的譏笑，不停的圍繞著她，嘲弄著，緩緩的將公主推入死亡深淵……

就在此時，一股黑影夾帶著劇烈的怒氣破窗而入，狠狠的撞上了這瘦弱的女孩。他的匕首就像一隻瘋狂犀牛的尖角撞上一隻小綿羊般的刺穿艾姐的胸口，將艾姐高高的撞釘在牆上。

公主看見那個黑影……那個刺客……滿臉都是惡毒和憤恨，眼睛像是將他這輩子承受的所有苦惡一同捲著怒氣爆射而出，將這小女孩脆弱的生命之火無情的撲息。艾姐蒼白的小唇微微的抖動，還無法理解發生了什麼事……脆弱的小手伸向公主，指尖無力的顫動，眼淚也緩緩留下。拉妮雅就眼看著艾姐的生命之息一點一滴的離開了她狹小的軀體……

公主突然用她這輩子從未用過的最大嗓音尖叫，使盡渾身力道朝刺客狂撲過去，將她懷裡的血花灑了滿屋子都是。「她只是個小女孩！你這禽獸！」

但是刺客不過反手一掌，就將公主轟了回去；接著轉過身來，用著比公主還要憤怒千倍、萬倍的聲音怒吼回去，吼到刺客全身狂顫，渾身都聽得到匹哩啪拉的斷骨破肉聲。公主被這突然而來的氣勢給嚇呆，這才發現刺客的兩行熱淚早已在他的面罩上留下深黑色的足跡。

拉妮雅始終沒發現她早已不再咳血。

這時，羅旁突然撞門而入；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刺客就當面一拳，將羅旁的鼻子轟個粉碎，羅旁整個人也往後倒下。刺客不經意的隨手去抽將艾姐釘在牆上的匕首，一抽之下發現聞風不動。他又更用力去抽，但也只是稍微搖晃。最後他憤恨的用全身力道，還不停的左右搖晃，才把匕首抽起來……艾姐的屍體也隨之撲地。

「公主快逃！」羅旁這時突然撲向刺客的腳，用全身力道抱住刺客。「快逃！」一心一意只想保護公主的羅旁，到死也沒想到刺客這次來只不過是來取他們的性命。憤怒的刺客反手一插一卸，羅旁的右手就被斷；他還來不及尖叫，刺客的腳跟就狠狠的猛踏他的頸椎。大概踩第二次羅旁的脖子就斷了，但是刺客還是死命的踏了十幾次，幾乎將他踏的頭頸分家。

刺客回頭一看拉妮雅，發現美麗溫柔的公主早就蕩然無存。憤怒和憎恨不斷從她靈魂中滿溢，俏麗的臉蛋早已扭曲變形，嬌弱的肩膀也不停的發著顫。如果她有力量，刺客早已被撕成碎片。

「我恨你！」這三個字從拉妮雅的雙唇粗暴的撞出，就像刺客刺殺艾姐一般的刺殺了他的心。

這是我第一次帶著狂怒而殺人。

如果你也有類似的經驗，你也會知道，在那種狀況下你會完全失去意識。你的憤怒就是你的主宰，他就像降臨在你身上的神，你的意志和行動完全的被他掌控。

我剛開始還在思考如果公主詛咒發作之後，我要怎麼殺了那些照顧她的人，才可以讓公主感到憎恨和憤怒……顯然是我多慮了。

當我一望進窗內，看到公主瘋狂的咳嗽，和旁邊一個不停關心她的女孩時，我就失去意識了。

那段時間發生什麼事我根本記不得，只知道像世界那麼大的漩渦突然塞到我的體內，在裡面橫衝直撞，將我的靈魂和意志粗魯的打散，隨之起舞。漩渦的名子就叫憤怒。

直到那三個字出現，我才真正的清醒過來。

也才感受到比死還要深一億倍的絕望。

聽到這三字的刺客，幾乎不離手的匕首「框噹」的落下。身體開使用一種奇怪的姿勢顫抖……一種介於發顫和搖晃之間的奇怪抖動，頭也逐漸用奇怪的角度歪向一邊。公主的理智不斷的警告她，為了重責大任必須活下去，所以不能激怒刺客；但是拉妮雅早就被無止盡的憤怒給佔據，她只想傷害刺客！不管用什麼手段，只要能傷害他就好！看他這副模樣，公主心中嘗到無比的快意，復仇的果實是如此的甜美啊！

刺客維持這個怪異的姿勢不知道過了多久，他的頭突然猛抬，混亂的眼神也突然有了焦距。他聽見遠處的馬蹄聲。他又呆立了很久，眼神陰晴不定，變化無常。然後緩緩的吸了一口氣，突然左手神速的往公主頸子一劈，公主就毫無防備的癱軟下去。

刺客溫柔的把公主抱起，慢慢的將她放床上。她暈倒之後，怒氣和憤怒早已不在，只剩下美麗的臉龐帶著淚跡和血跡。刺客癡癡的望著，淚水早已淋的公主滿身還不自覺。最後他站了起來，殺意從殘淚中射出，望向遠處的馬蹄聲。

我當初爲什麼要動手呢……理由非常複雜。

其實我可以帶了公主就跑，以我的行動力就算他們騎了馬也不見得追的到我……我甚至可以放些陷阱殺傷他們的人，害死他們的馬。

但是一來那些人本事都很高超，如果可以殺了他們就可以杜絕公主被救出的後患；二來公主的親信死了可以讓公主產生絕望，讓詛咒緩點發作。

不過我想這些都是我硬套的。

雖然我不想承認，但是我想試試那個人的身手。妳憑什麼威風的保護著公主，而我就要嚐盡天下的痛苦？你真的有那本事嗎？讓我來測驗好嗎？失敗當然就給我下地獄吧。

雖然我不想承認，但是我對他們非常忌妒。尤其是當我看出那名帶頭的雷索特是拉妮雅的愛人時。反正你們死了對公主有益無害，借此刀殺人我可以毫無顧忌。

雖然我不想承認，但是我想要報復公主，如此狠辣的撕裂我的心。反正我又不是故意的，這是件好事，所以我殺了妳的愛人。我是爲了妳好。再說妳早就恨死我了，多恨少恨有何分別？

這些都是當時的激情導致。我事後反覆思量都後悔萬分。還好當時沒成功，不然大概會更後悔。

雷索特一行人駕著馬，乘著夜色，急速的趕往塔木莊園的主人——羅旁的豪宅。等到他們勒馬而停時，所有人都感到一股說不出的詭異。

羅旁不但沒有出來迎接，連整棟屋子都是暗的。

眾人下馬後，禁衛軍的三位都望向雷索特，希望他指示。雷索特轉過頭來面向杰勒：「你說呢？」

杰勒面色凝重，不發一語。緩緩的在羅旁豪宅的花園裡踱了幾步。「這個不是預先埋伏。公主應該真的在這裡……如果現在沒被擄走的話。」

「怎麼說？」

杰勒輕輕撫摸著草皮。「這裡有小女孩的足跡。如果羅旁設計陷害我們，今天下午就不可能會有小女孩再這裡玩耍……因為我們隨時都會來，羅旁應該要忙著安排埋伏。」

「也就是說羅旁的情報並沒有錯誤。那如果敵人比我們早發現拉妮雅而埋伏呢？」雷索特問。

「可能性不高。這裡有小女孩的足跡，有羅旁的足跡，但是沒有其他任何人的足跡……」

「埋伏的人消掉形跡？」

杰勒搖了搖頭。「我的追跡能力你應該很了解吧？如果是很多人埋伏，我不可能看不出來，除非他們用挖地洞挖進羅旁的家。」

「所以沒有埋伏？」

「沒有埋伏、或者埋伏僅限一兩名，而且是臨時起意。」杰勒站了起來，望向他的好友說：「基本上，公主應該被擄走了，而且我們多半追不上。如果今天真的什麼事也沒有，就不會有黑屋的狀況；但是我什麼跡象也看不出來，表示對方躡手躡腳的本事超乎想像。在我的印象之中，有這種程度的人幾乎沒有巨大的組織，多半是一些神偷或者是刺客……而這些人通常都是單獨行動，兩個已經是極限了。」

「所以就你來看，可能會是誰？」雷索特摒息以待。在月光之下，他凝重的臉讓瞧著他的人都喘不過氣來。

「可能性說少不少說多不多……」杰勒眼睛慢慢露出銳利的光芒：「但是最糟的狀況我倒是可以預料。以前班納遺族有組成一個地下組織，培養出很多『好』刺客。雖然組織滅了……那些刺客也不知道到哪去了。」

雷索特沉默了很久。「或許應該把他們三個留在這裡。」

「分散戰力是很糟糕的選擇，」杰勒緩緩的搖著頭：「即使我們兩不在乎，但是在外面的三人會危險萬分。」杰勒轉過頭來對著三人說：「今天你們進去將會危險無比，不如你們先騎馬回去？」

「不！既然知道危險，我就更不能放隊長一人不顧。」其中一人堅決道。

「我們至少也是禁衛隊的精英！」第二人說。

第三人一言不發，只是抽出自己的長劍。立場似乎也無可動搖。

雷索特看著自己的部下，滿意的點了點頭，接著又滿面憂愁的靠著杰勒的耳

朵輕聲說：「如果真的很不妥，我可以命令他們回去。他們真的幫不上忙嗎？」

「只要我們五個別分散，刺客偷襲的效率就會不高。但是……」杰勒嘆了口氣：「看狀況……我沒辦法預估那麼多……」

「不多說了，小心前進。」說完雷索特就拉下他的灰袍，拔出兩公尺高的雙手巨劍，配合他粗壯的身材以及肅殺的面容，可以說是威嚴如鬼神。杰勒從他腰間拔出兩把長劍，腳步輕飄，表面上看起來是輕浮躁動，但是從他穩重的眼神可以看出，如果有人因此而隨便出手，那麼倒楣的一定是他自己。而他們身後的三名禁衛隊也舉好自己的武器，渾身緊繃的跟在三位之後，一起走向羅旁的豪宅。

豪宅的大門被雷索特用肩緩緩推開，整個大廳漆黑無比，就好像一隻黑色的巨獸，張了大嘴等著他們自投羅網。其中一名禁衛隊想拿出魔法光石，但是杰勒狠狠比了手勢，禁止他們如此。如果對手是弓箭或者遠距離武器的高手，點燈的剎那間就會有人沒命。五人緩緩地、緩緩地朝屋內推進。每個人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哪怕是一滴水滴在地上，也會被他們發現；但是這屋子似乎連灰塵都沒有，要不是身後敞開的大門還有月光照入，他們五人一定以為自己走入了黑色的異界。

走著……走著……時間緩慢的爬行著。對於緊繃的他們而言，時間就像賴在原地的巨大蝸牛，隨著他們的推擠，不情不願的前進著。眼看著門口的月光月來越遠，巨大的黑暗逐漸籠罩他們……

突然間，杰勒感到他頭上有些異樣，好像有什麼東西將他頭上的空氣擠開……他想也不想就朝旁邊飛躍翻滾，歷經久戰的雷索特也同一時間朝旁邊躍開。另外三個人雖然也發現，但是反應終究慢了半拍，即使如此他們還是盡全力朝一旁跳躍……

先是無數玻璃暴碎的聲音，緊接著是「轟」的一聲巨響，整個黑暗的豪宅霎時間被照的跟白晝一樣，這使的眾人的眼睛不禁一花。

『火藥！糟了！』杰勒一邊舞劍護住自己，一邊大叫：「小心偷襲！」

被這團大火隔開的另外兩人，聽到杰勒的大吼連忙凝神注意；但是他們眼前全部都是白白黑黑的不規則物體漂來漂去，耳朵聽的是一個動作慢的夥伴在火裡打滾的慘叫聲，根本沒辦法徹底防禦……這時火裡突然射出兩把飛刀！其中一人擋下了，但是他聽到另一個人倒下的聲音。接著在花掉的眼睛之中，他隱隱約約看到一團火焰朝他衝過來。他大吼一聲，用極利落的劍法往那團火砍去，但是他發現他只是把一團著火的布砍成兩半。他心裡一怔，一團黑影就朝他撲了過去。

雷索特和杰勒都聽到兵器交鋒聲。雷索特想也不想就狂奔的野牛般奔了過去；而杰勒則是一邊輕飄飄的彈跳，一邊看清楚這是怎麼回事。落下來的是大廳頂上的吊燈。即使已經被摔的亂七八糟還是可以看出它「生前」的華麗。而刺客應該在上面放了些許火藥和油，然後凝神不動等他們自投羅網。吊燈落下立刻就

會把我們五人衝散，運氣好的話還可以壓死人(而真的有一個被壓到了)，火藥的爆炸和強光可以讓他們眼睛和耳朵暫時失效……

而他當時還少算一樣，對成爲不死生物的刺客來說，火焰的熱度和傷害幾乎不會有什麼影響。

『雷索特別衝動啊……這可是從一起戰鬥以來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啊……』即使他額頭留下涔涔冷汗，但是他的嘴腳還是不自覺的上彎，畢竟好久沒有遇到這種挑戰了。

繞過火焰的雷索特看到的只是倒在地上的兩具屍首，以及刺客將匕首拔出屍體。雷索特想也不想，巨劍就朝刺客當頭劈下，被刺客一晃閃過。當這巨劍砸在地上時，躺在地上的兩具屍體被震飛起來，無數火星頓時灑到屋子各個角落。刺客雖然閃的輕鬆，但是看到這個怪力不禁心裡膽寒，如果讓這玩意兒砸在自己身上，是不是不死生物根本沒有關係，因爲他會瞬間成爲一團肉醬。

雷索特一擊不中，立刻又橫劈、斜劈，以一個兩公尺的大劍來說，這種速度非常驚人；但是對敏捷如豹的刺客來說，並不會造成太大影響……假如後面沒有另一個對手的話。杰勒一縱一躍，兩把長劍立刻讓他成爲一團銀光，向刺客彈射而去；刺客舉起匕首防禦，但是短短一隻匕首根本無法防禦連綿不絕的雙劍，刺客立刻在杰勒的閃閃光影之下險象環生。突然，杰勒莫名其妙往後一跳，兩道劍影立刻隨之縮回；刺客還來不及懷疑，一股巨力立刻掃到他的腰部，將他整個人像布玩偶一樣掃飛，撞塌了一面牆，倒在儲藏室。

「好驚險。」杰勒放下雙劍，開始喘氣。不用再緊繃了，那個刺客已經死了。

「我的屬下死了。」雷索特一反平時的撲克臉，露出極度悲傷的表情。「如果讓他們先走就好了。」

「他們先走死的就是我們了。」杰勒搖搖頭：「因爲刺客可以偷襲我們兩之一，然後另外一個大概也難逃毒手吧。」

「即使是如此我也無法接受……」

「好了，不要想太多。把公主找出來吧，別讓她被煙噙著了。」

兩人一齊轉頭，要準備去尋找公主……但是他們看到站在儲藏室的刺客。兩個人心突然流出無數股冰絲，佔據脊髓，通往全身。刺客稍微扭了一下腰，差點沒把它折斷。還能站起來已經是奇蹟了。他知道自己戰術錯誤了，杰勒的刀雖快，砍在他身上卻不會有任何影響；反而是雷索特的巨劍，如果剛剛他是劈直的，這時候刺客大概只能找繩子或什麼的把他的兩半綁在一起……當然那種狀況是別想再戰鬥了。

他看到儲藏室裡面有一把裝飾用的劍，他將之拔起，發現有些重，就把它採

在腳下，折斷一部分，隨腳將折斷部分踢到一旁，然後緩緩走向雷索特和杰勒。他一腳踏進狂燃的吊燈，慢慢穿過，接著立在兩人之前，身上的黑衣開始燃燒。兩人謹慎的舉起自己的武器，知道第二回合要開始了。

先發動的是雷索特，巨劍上的狂力還是一樣澎湃。刺客只是微微讓步，讓劍砍不到他；當然只是這樣的話雷索特可以向橫砍或向上削，但是刺客左手拿的裝飾劍已經刺向他的手腕，讓他不得不收回。另一邊杰勒銀光點點的朝刺客戳去，但是刺客完全不當一回事，只是用自己的匕首不停的戳向破綻，將他逼退。刺客的腰部已傷，沒有辦法像以前縱躍自如(躍勉強跳還是可以，只是很有可能跳個幾次就會開始煩惱他下半身落到哪去了)，所以只好用這種以靜制動的手段。

刺客不知道被杰勒刺傷多少次了，如果是一般人一定會露出痛苦的表情以及動作緩慢，但是刺客完全不當一回事。杰勒心中一直有一個疑慮，覺得這一切似乎有些問題……但是就在這一恍神，他腳一踏空，整個地板被他壓碎了。原來雷索特不停用力斬切，有一些比較脆弱的部分已經被砍了無法繼續支撐；而杰勒雖然平常會注意到這種事，但是這次一來沒死的刺客讓他有些慌亂，二來又頻頻思索心理隱隱約約感到的怪事，就被刺客神不知鬼不覺得逼到那個區域，一腳踏空。刺客也趁機用裝飾劍刺穿他的大腿，將他釘在原地。雖然沒有讓他受到致命傷，但是裝飾劍和地板的尖刺已經將杰勒卡在底下，沒辦法站起。

雷索特看到摯友身陷危機，大劍的力道和速度幾乎加倍！趁著刺客分神對付杰勒的時候，要將他一擊斬斃。但是刺客也不閃，只是空出來的左手一揮，一團灰粉就灑到雷索特的眼睛。雷索特狂吼一聲，巨劍雖然還是砍了下去，但是自然沒有砍到刺客。雷索特手一痛，大劍差點放了下來；雖然他還是咬牙緊緊抓住他的武器，但是那停頓已經足以成爲他失敗的原因。

刺客用全身力量將雷索特撞倒，用他兩隻膝蓋和全身重量壓著雷索特的雙臂，然後抄起匕首，朝雷索特的喉嚨刺落……

「不！」看著雷索特被推倒，杰勒揮舞著長劍，掙扎想站起；無奈大腿的巨痛和地板破裂的尖刺讓他沒辦法立即站起。他正考慮要把他的愛劍擲出去的時候，他突然看到了一個東西。

他劍上的血是深紅色的，還有一種死人的腥臭。

「聖印—不死驅逐！」杰勒一狂吼，他的右手立刻射出金色的光芒，直撞刺客。被擊中的刺客發出淒厲的慘叫，但是姿勢還是沒變，匕首還是高高在空中。杰勒再發出一發魔法，刺客終於從雷索特身上倒下，滾到一旁。杰勒正想用第三次時，一柄飛刀已經插入他的左眼。劇痛讓他不自覺的發出狂吼，等到他忍痛想要繼續施法時，刺客已經不見了。

杰勒忍著痛拔出大腿的裝飾劍，跌跌撞撞的走向雷索特，雷索特正跪在地上摸索他的劍。

「你沒事吧？我聽到你大叫？」閉著眼睛的雷索特第一個關心的就是他的夥伴。

「沒……什麼……大礙。你呢？那是石灰嗎？」

「只是普通的沙子。」雷索特搖了搖頭：「但是我暫時是看不見了，你快去找公主！」

「恩。」杰勒收起一柄長劍，用另一柄當拐杖，一隻手捂著左眼，一拐一拐的前進。

刺客倒在公主面前，不停的掙扎。雖然一般攻擊對他來說都沒有疼痛的效果，但是聖騎士所使用的聖魔法讓他全身不停的筋攣，全身感覺到整個靈魂被撕裂般的疼痛。他看著他顫抖的雙手，剛剛那柄飛刀可以射中可以說是運氣好。他必須要逃了，沒有辦法撐下去了。

刺客正想身手去抱公主，就聽到杰勒一拐一拐的下樓聲。

「果……果然是這裡……」雖然杰勒很想露出笑容，但是左眼的劇痛讓他臉上青筋不自覺的抽搐。「如果擺在樓上公主一定會被濃煙噲死……所以自然就在地下室。」接著舉起染左眼血的左手，開始閃著金光……

刺客毫不考慮的將匕首抵在公主雪白的粉頸，顫抖的手臂還不小心在上面劃出一到小口子，鮮血隨之滴落。

杰勒放下左手，絕望的嘆了口氣，解下他的長劍，雙手平攤。「請不要傷害公主。」

刺客看了滿感慨的。他應該很清楚他的攻擊對刺客有麻痺的效果，他可以冒險先攻擊然後再救回公主。如果他繳械投降，刺客大可以先殺了他。這個男人把公主的命看作比自己還重。霎時間刺客對杰勒有了好感，感覺上他好像跟自己站在同一陣線。

不過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不知道那個詛咒。刺客小心的用公主當人質來威脅，慢慢的拉著公主沒入黑暗之中。

雷索特和杰勒出了燃燒的豪宅，走向他們的馬。雷索特用座騎攜帶的冷水清洗他的眼睛，杰勒則是開始包紮。

「他是不是用拉妮雅來要脅？」雷索特頹然道。

「嗯。」

「難道除了讓他走沒有別的法子嗎？」

「有啊，還很多。但是公主都會有死亡的危險。」杰勒若有所思的說。

「可惡……可惡……」雷索特恨恨的一拳捶向樹木，無數葉子落下來，幾隻鳥兒被驚起。好一會兒才發現杰勒正睜睜的望著自己的左手，連包紮的忘了。

「怎麼了？」

杰勒露出一思詭笑，給雷索特看他的左手。鮮血被抹盡之後，上面露出一個怪異的燒傷。如果對方身上有某種特殊的魔法物品，很有可能在對之使用魔法的時候被反潰，然後反傷自己。這個烙印他以前好像在哪看過，但是有點記不得了……

「還記得我們的老朋友古爾傑嗎？」杰勒笑了笑：「那個跟我們周旋了幾年的討厭老頭？」

雷索特先是愣在那裡，思索良久。接著才恍然大悟，臉上露出難得的笑容。

第四章

當拉妮雅醒來，她發現她又回到那個魔法房間。這次她的脖子被鐵鍊拴住，像小狗一樣的被鏈在牆邊。她往頸子一摸，發現那個魔法項鍊也不見了。坐在角落的刺客張開了左手，公主的項鍊就垂了下來，掛在他左手中指上。拉妮雅望著他，刺客眼裡剩下的只是冷淡和無情。

「好，你又把我抓來了。」拉妮雅大吼道：「你到底想怎麼樣！」

刺客什麼也沒說，扔一塊東西在公主面前，發出清脆的響聲。那是一塊染血的鎧甲破片，上面有著禁衛軍的雙頭龍印記，在鮮血的陪襯之下更顯的張牙舞爪。公主慌忙的撿起鎧甲的破片，他發現這個鎧甲不是一般禁衛軍的銀色，而是淡金色的……隊長專用鎧甲的顏色。

拉妮雅抓著鎧甲破片，瘦弱的肩膀開始顫抖，眼淚也一滴滴的流下來。終於，他的悲傷、痛恨以及澎湃的情感，沖垮了理智和冷靜的堤防，開始大哭了起來。她緊緊的抱住鎧甲破片，好像抱住昔日愛人壯碩的胸膛一般。她將她的臉頰貼住那片淡金色的金屬，企圖從上面感受到一絲雷索特的溫暖；但是傳到她滿是淚的臉上的，卻只是絕望的冰冷。

刺客不發一言，站起身來，頭也不回的要走。

「你為什麼不殺了我！」拉妮雅憎恨的目光從淚水當中射出，每一字都咬牙切齒：「為什麼要這樣折磨我！」

刺客並沒有回頭，腳步也沒有停。

「你說話啊！你說話啊！」拉妮雅絕望的大喊：「看我痛苦你很愉悅是嗎？你得到快樂了嗎？說話啊！」

「你很開心嗎！」刺客並沒有回頭，腳步也沒有停。之後他穿過牆壁，消失在彼端。而這個身心都飽受煎熬的公主，再也忍不住的癱軟到地上，放聲大哭。

刺客跌坐在洞內，淚水不停的從眼眶之中溢出。他將自己的臉埋在自己的雙手內，罪惡感就像一隻黑色的毒蛇般不停的嚼食他的心。他知道他必須結束一切，否則公主的犧牲、無數被他殺、或被他吃的人的犧牲、以及他自己的犧牲都將化為泡影。這是他最後一次軟弱，接著他必須堅強的面對結局。

刺客擁有了新任務，目標對象是教皇。

我的心理充滿著抱歉。

我不停的在我內心之中吶喊：『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但是沒用的，公主不會聽到的。

雷索特根本沒有被我殺死，他的強韌超乎我的想像。那只是我再企圖刺殺他前偷了他鎧甲的部分，之後採碎它所得到的破片。

我不得不這麼作。拉妮雅詛咒發作太久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喪生，我必須阻斷她一切希望才行。

我原本預定要裝凶狠的模樣，狠很的瞪她，甚至賞她一兩巴掌；但是當我看到她的眼淚時，這些想法立刻灰飛湮滅。我只能拙劣的硬撐，讓的眼淚沒有提早崩潰。

世界上最慘的事莫過於此。

不過幸好一切都要結束了。我的身體還剩下些許時間，結束之後我是否要跟公主坦承這一切的經過呢？還是像個影子般的消失，再也不要面對公主憎恨的雙眼？

我把這些留到最後再來做決定。現在我必須要辦正事。

經過了這些淒慘的保護經驗，突然而來的暗殺任務，真是令我心曠神怡。尤其是目標是害我和公主這麼慘的罪魁禍首。

出動吧，黑暗。

隆梅爾大教堂，是羅查勒提共和國國境內最大的教堂。數以千記的信徒，正在張著他們的口，唱出對真神的崇拜，將他們的信念化作歌聲，充斥在華麗的教堂內。教皇站在台階上，跟著眾人一起陶醉，似乎將自己的靈魂交付與真神。

真是虛偽。這個人或許是綁架公主和對公主施咒的罪魁禍首。在屋頂角落的刺客，眼睛銳利的望著他，正在考慮接下來該怎麼作時……

『住手！』死靈法師的聲音又在他心中響起。

『怎麼了？』刺客在內心中問。

『謝天謝地你還沒動手。』死靈法師舒緩了一口氣。『如果你讓他看見了，一切就不妙了。』

『是你叫我去找那兩個聖騎士打聽的，我所聽到這一切跟教皇有關。』刺客似乎有些不耐煩。

『是是，的確有關……但是……』死靈法師深吸一口氣，道：『我現在不能跟你解釋。你到教堂的東北角，有一棵巨大的榕樹，看看北面的樹根底下埋了什麼吧！』接著就再也無聲息。

雖然侵入這個地方並不困難，等等如果需要可以再回來；但是蓄勢待發的他被打斷了心情還是有些糟。刺客隱密的溜到那棵榕樹下，朝北面底下挖，沒多久就挖到一個小包袱。刺客帶了它，閃到教堂的某個隱密角落，將之打開。他在裡面看到一把金色的匕首、三個護符以及一封信。他打開了信，裡面寫著：

「英勇的刺客 你好：

這些日子來麻煩你甚多，從我這裡的魔法也很清楚的知道你發生了什麼事，很抱歉我不能進一步的幫忙你，也不能常跟你聯絡；我有我的苦衷，希望你能體諒。

話不多說，公主和你都沒有剩下多少時間，我只說重點。教皇的確是問題所在，但是沒有那個必要去刺殺教皇……因為教皇在四年前就被刺殺了。現在你看到的教皇跟你一樣是活屍，只不過你是自由意志但是他是讓人操作的玩偶娃娃。操縱他的人就是這次暗殺國王以及綁架公主的罪魁禍首—弗納吉·佛朗夫斯基。

這個人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有魔力、也最有權利的死靈法師。他已經活了一百多年，從百年前的死靈法師大屠戮以來，他對所有反死靈法師的人都抱持著憎恨。他親手創立了『紫輝』這個死靈法師地下組織，百年前不斷的跟當時的國家政權抵抗，奮戰了無數日子，經過了無數的失敗和成功，可以說是死靈法師界的傳奇英雄。

而經過百年的掙扎求生，我們死靈法師因為宗教之由還是遭到了孤立，受盡了歧視和唾棄。但是在我們的眼中出現了光芒，那就是威廉二十世。他積極的替我們著想，甚至盡力抹消掉這百年來的大鴻溝。許多死靈法師都認為他只是作秀的偽君子，但是另一些死靈法師—包括我—都覺得他是新希望。

可是，經過百年，昔日的英雄也因為憎恨和權利而成了腐敗的梟雄，威廉有沒有誠意弗納吉根本不在乎，因為他希望可以親自掌控政權。這使得紫輝內部產生了分裂，分成威廉派和弗納吉派。後來許多威廉派在一次的暗殺中死了大半，讓許多死靈法師失望離去紫輝，另外跟一些非紫輝派的死靈法師建立了『黑色希望』，期待能夠藉由威廉二十世而被世人接受。

當時弗納吉的計畫已經展開。他先殺死最反對死靈法師的教皇，然後用法術控制他。原本控制他的目的是想讓他乖乖閉嘴別讓聖騎士以及其他國民來找紫輝的麻煩，但是因為紫輝的分裂和黑色希望的創立，使的弗納吉改變了初衷。整個紫輝總部被移到了隆梅爾大教堂的底下，成了死靈法師最大的庇護所；而弗納吉也利用教皇，想慫恿威廉二十世來對死靈法師進行屠殺，這樣沒有在紫輝佑護之下的黑色希望以及其他反對他的死靈法師，都會一個個被消滅。

但是他沒想到威廉二十世立場這麼堅定。這對我們黑色希望來說是好事，但是對紫輝則不。最後弗納吉改變計畫，決定暗殺國王，綁架公主，然後讓公主成爲活屍，供他操縱。威廉二十世的死可以推到死靈法師頭上，這樣即使沒有公主的命令，愛戴國王的民眾一定會滿腔憎恨的開始對抗死靈法師，而被操縱的公主這時頒布的死靈法師屠殺令也會變得再正常不過。接下來被操縱的公主可以在他的命令下嫁給任何人，令那個人成爲國王……我目前還不知道他的打算，搞不好公主會嫁的人就是他自己。

所以，施逆愛咒在公主身上的人自然就是他。如果公主被擄回，弗納吉會殺了她，讓她變成活屍。如果被救走，公主也會死；這時公主死的時候只有一些人看到的話，那紫輝可以派人殺了他們，之後再讓公主成爲屍傀儡。但是如果公主死的時候舉國上下都知道，那麼就放棄這個計畫，讓紫輝趁亂趨起，佔領這個國度。

我身爲黑色希望的核心人物之一，絕對不能讓這件事發生。威廉二十世的死已經是我們黑色希望的疏忽，我們更不能讓無辜的公主成爲弗納吉私人慾望下的犧牲品。刺客，讓你捲入死靈法師的內鬥之中我深感抱歉，但是我們黑色希望別無選擇，因爲只要弗納吉不死，我們黑色希望只能在他強大的魔力之下稱臣。刺殺他吧！讓這個國家從他醜陋的慾望中解放，讓死靈法師的尊嚴不會因爲他個人的私心而被污蔑，讓這個國家的未來更有希望，也讓無辜善良的公主能夠好好的活下去。好嗎？

你準備好之後，就向北，到芙蓉河。潛到河底去，尋找一個冒綠水的孔一對不用呼吸的你來說這並不困難。從那個孔鑽進去，因爲水會不停的往外流，你得費一些功夫才有辦法潛入。等到過幾個拐彎，出了綠水之後，你就在紫輝本部的廢棄場，接著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

我給你的小道具之中，有三個護符，一把匕首。匕首的鋒刃上有附上神聖魔法，注意自己不要處碰到。等等侵入紫輝本部的時候可以拿來對抗不死生物，最後刺殺弗納吉的時候也必須使用這個匕首。

三個護符裡面一個是防止你觸動紫輝本部的魔法陷阱，一個是讓裡面的魔法偵測對你都無效，甚至不死生物守衛也不會察覺你的存在，第三個是會幫你擋住三次的神聖屬性攻擊。請謹慎使用。

公主、黑色希望以及整個羅查勒提共和國的未來，都交付在你手上了。

致上最高的敬意 約翰·達克史固
黑色希望三領導之一」

看完這封信，刺客靠著牆，沉思了良久。這一切都比他想像的還複雜、還醜陋。不過，慶幸的是，他沾滿血的雙手、他充滿黑暗的技巧，竟然會成為許多人們的希望，也成為公主的希望，這令他心裡感到無比的慶幸和欣慰。

這次暗殺將會是身為刺客的他最偉大的舞台。

「什麼啊！傳輸管又卡住了！」一名紫袍的死靈法師看著不停有綠水冒出來的廢水孔，抱怨道：「昨天的值日到底在幹什麼！」

他座位旁邊的另一名死靈法師則是專心搖著他的試管，不聞不問。

「喂！你知不知道今天的值日是誰？」

認真的死靈法師愣了一下，才道「被弗納吉叫去辦別的事了。」又頓了一會兒：「你不會自己去弄啊？」

紫袍死靈法師心不甘情不願的離開他的實驗室，走到棄屍區。因為弗納吉規定紫輝總部只能有死靈法師存在，所以這裡從最高級的生魂研究到廢棄物打掃，全部都是死靈法師自己處理。

「我們可是知識份子耶……好歹也叫殭屍去掃啊……」這名死靈法師不甘願的碎碎念，打開棄屍區的大門；發現吸取廢水、像腸子一般的巨大傳輸管，有個地方圓圓鼓起。

「怎麼這麼爛啊，每次都把屍體吸進去，這不是排水用的管子嗎？」抱怨歸抱怨，該做的還是得作。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這個屍體從腸管擠出來。是個穿黑衣的屍體，看起來挺結實。

「這麼好的素材居然要扔啊，真是浪費啊……呃！」死靈法師還沒抱怨完，那「屍體」已經翻身將他押在底下，亮晃晃的匕首已經擱在他脖子上。

「你……你你……」刺客一聲不發，張開他的左手掌，上面有他剛剛刻的疤痕：「弗納吉在哪裡」

「可……可是……」刺客的匕首又遞的更近了，死靈法師的脖子留下一道血

線。「好好好我說我說……從這裡出去右轉，過第二個門再左轉，走到一條比較大的走道，右轉，之後直直走會到主實驗室，通常弗納吉會在那裡看著眾人研究……」刺客又做勢要刺，死靈法師慌張的搖手：「我沒騙你啊！」

刺客滿意的點點頭，站了起來。死靈法師正要鬆一口氣時，刺客快手一揮，他的脖子就開口笑了。鮮血咕嘟咕嘟的流出來，慌張的死靈法師想要念些咒文來幫助自己，但是破開的喉嚨和慌張讓他口中的咒文扭轉成一堆無意義的呢喃。一旁的刺客只是四處打量，跟一邊思考該如何前往目的地。

隨著死靈法師的落地聲，刺客注意到天花板的角落有通氣口。

通氣口內部雖然不會很複雜，但是剛剛那個死靈法師指導的是怎麼從外面走，可沒有教他怎麼從通氣口鑽；所以刺客只好自己猜測大概在哪個方位，就朝那個方向爬行。不久後，他發現所有朝主實驗室的通氣管都通往一個房間，而那個房間並不是主實驗室……至少看起來不像。刺客企圖從其他通氣管繞過去，但是沒有辦法，所有同個方向的通氣管的出口都是那裡。只好先出去看看再說。

刺客從鐵網往外看，發現並沒有任何人或守衛，他就慢慢的推開鐵絲網，想要鑽出去。但是他頭才剛伸出來，一柄金色的箭就穿過他的咽喉。射中刺客的那柄箭發出「霹靂」的強光和火花，就像之前杰勒用的聖魔法一般；但是刺客並沒有感到任何痛處，只是聽到他懷裡的護符發出「啪」的一聲。

刺客想也不想，立刻反手擲一支飛刀，立刻正中射箭人的喉嚨；但是那人臉上不但沒有痛苦，反而露出詭笑，立刻又搭上一隻箭：「原來你有防禦聖屬性攻擊的護符，看你可以防幾次！」隨後一箭射出，穿透刺客的胸膛。

刺客發出慘叫，從通氣孔摔了出來，簌簌的發抖。「才擋一次啊？光這樣就想侵入紫輝嗎？哈！」說完弓箭手又爲了預防萬一再射一箭，三之箭同時在刺客身上發著耀眼的金光，將刺客慘白扭曲的臉映照的好不嚇人。這時弓箭手才安心的走過來……原來他就是之前黑衣騎士團的首領、百發百中的比索。

比索走到刺客面前，用著詭異的笑容看著刺客，在他眼前拔出他喉嚨中的飛刀。「我以爲你是什麼怪物，哈，不過就是不死生物！」比索杰杰笑道：「有什麼了不起？當我們條件相等時，你還不是要敗在我無敵的弓術下！」

刺客身體漸漸蜷縮，呻吟聲也越來越小……眼看大勢已去。比索又走近兩步，道：「不過也別氣餒，在我遇過的敵人裡面你算利害的了。在我無敵的戰史裡面，你有著最亮麗的一頁。」

「更何況也是你讓我發現其實我可以將自己殭屍化，這樣我就會真正的無敵了！哈哈哈哈哈！」比索仰起頭來狂笑，他覺得他自己好像不停的在膨脹……膨脹……

突然！刺客一翻身，一隻金色的匕首深深的插入比索的腹中，發出類似比索黃金箭的光芒。比索的笑聲立刻轉為淒厲的吼聲，朝後翻倒地。「怎……怎……你……你這……騙……」比索的眼睛露出極為恐懼的光芒，兩隻狂顫的手企圖想抓起他的弓和箭，但是麻痺的手指卻不聽他的指揮。

刺客緩緩站起，走向比索。「你……你只……會……耍……卑……卑……」但是刺客才懶的聽他廢話，快速的拔起匕首，再用更快的速度插入比索的太陽穴。這次比索的尖叫比剛剛更甚，眼睛翻白，口中不停的冒出深紅色的液體，身體瘋狂的抖動。過不了多久，比索又回歸為屍體，他的無敵戰史也到此為止。

刺客從懷裡摸出破掉的護符。它已經檔了三次聖屬性攻擊，不會再有任何作用了。刺客以後必須更小心才行。

主實驗室，整個紫輝總部靈魂所在。巨大的實驗場充斥著數百名死靈法師，以及遠比這個數量還要多的實驗器材。紫袍死靈法師們像螞蟻般的忙碌。東北角看到二十個人圍著圓桌，聽著兩個人辯論；正南方一名女性死靈法師正用巨大的攪拌棒攪和銀色的液體；西南邊不時發出陣陣慘叫，有二十幾個切割台上面擺著人體的血肉，因應需要而被割取；正中央是一個用白骨堆起的高塔，上面有個人骨製成的寶座，而上頭坐的自然就是弗納吉·佛朗夫斯基。

弗納吉很肥胖，幾乎是卡在王座內，四周還有不少肥肉從中擠出。他雖然臃腫，但是他的眼神一點渙散也沒有。輕慢的眼神內蘊藏了無數的詭詐，死肉般的表情不自覺的透露著殘忍。他四周有八個女人，眼神空洞地依偎著他發福的肉體。除了脖子上的項圈以外，她們幾乎沒穿衣服，裸露出嫵妙的身材。而弗納吉身邊則是站著一名紫袍年輕人，他的英俊跟弗納吉成爲明顯的對比，而他紫袍上華麗的裝飾也顯出他高人一等。

「查曼，」弗納吉用他沙啞的聲音呼喚他身邊的青年。查曼聽到之後，立刻將眼光從實驗場轉回，恭敬的垂立在弗納吉的骨王座旁，眼睛不敢正視。「你有女人嗎？」

查曼怔一下，將頭抬起，眼神充滿著迷惑。「女人，」弗納吉口氣緩慢，並沒有因爲他的助手不理解他的話而感到不耐：「妻子、愛人、妓女……隨便。」

「沒有，弗納吉大人。」查曼謙卑的笑了笑：「我將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紫輝的大業上，實在沒有機會和時間去和女人作樂。」

「真是認真。」弗納吉淺淺的笑了笑，然後右手指淡淡的搖了兩下，八名美女的其中一名就站了起來。金色的捲髮、白纖細嫩的臉蛋、成熟嫵媚的肉體，可以說是人間尤物；但是他的眼睛像是兩顆空的玻璃珠，裡面沒有任何情感和靈魂。她走到查曼身前，用著極度誘惑的姿勢來展示她令人血脈噴張的肉體。美麗的女人、墮落的行爲、空洞的眼神……讓人不禁背脊一寒。

「認識她嗎？」弗納吉問道。

「不，小人才識淺薄，不知道這名女士的身分。」

「女士？她只是一個慾望玩偶。」弗納吉笑道：「她是莎曼姐·L·西璐提尼洛亞，是德安曼公爵的小女兒。從小受盡寵愛，加上美貌，從來不把男人當一回事。曾被她玩弄的男人多如牛毛！不知道多少窮人成爲她的奴隸和犧牲品，有錢公子拋棄家產來搏她一笑。她家有錢有勢。她們家的財產足夠在另組成一個國家，而她父親德安曼講的話，威廉二十世也不得不奉行。」

「但是西璐提尼洛亞家的寶貝小女兒現在每天都要負責舔乾淨我的肥肚子。你知道爲什麼嗎？」

「因爲力量。」

「力量。」查曼必恭必敬的覆頌。

「力量。」弗納吉繼續道：「死靈法術就是我的力量。你看看，」弗納吉伸手捏捏莎曼姐的嫩臀：「這婊子死了三年了，但是她皮膚的顏色、光澤、甚至是味道，都跟活著的時候一模一樣。爲一個活著時候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現在她只聽我的話。」

「我有的不只是她的肉體，不管在怎麼漂亮，誰會對一個沒表情的娃娃燃起性慾？只要我高興，她在她腦部的記憶隨時可以被喚起。」弗納吉講完，莎曼姐空洞的眼睛就開始流淚，表情也充滿著恐懼，但是身體卻一動也不能動，只能照弗納吉的命令乖乖用撩人的姿勢站著。

「這女人的所有一切都是我的。其實我也不覺得她有多漂亮，只是看她這麼賤所以不是很高興。」

「這就是力量。力量就是你可以作你愛作的任何事。」

「是。」查曼的態度又比剛剛更謙恭了。

「但是擁有力量的我們爲什麼要躲在地底下？」弗納吉問道。

「因爲世人的不諒解，因爲人們愚蠢的觀念。」查曼不屑道。

「不，是因爲我們沒有展示我們的力量。」弗納吉轉過頭來望著查曼：「你看看你自己。年輕英俊，聰明才智簡直像是年輕的我，法術研究更是高人一等。要不是你是死靈法師，你現在是什麼？貴族？大臣？將軍？還是國王？」

「但是你卻在紫輝裡面，管著少少的數百人。你甘心嗎？」

查曼頓了頓，昂首道：「不，小的不甘心。小的希望死靈法師能在這個世界發揚光大，而不是被那些不理解的愚民給侮蔑！」

「很好。」莎曼姐又蹲回弗納吉的身旁。弗納吉笑著摸著她的頭髮，好像她只是一隻貓咪；而她的淚流還是不止。「這也是爲什麼我們要展示我們的力量，讓世人了解什麼是真正的死靈法師手段。」

「大人英明。」

「但是……令我傷心的是，居然有死靈法師想要對抗我。」弗納吉嘆了口氣。但是他的嘆氣並沒有辦法遮蔽他眼裡的憎恨和不屑。「那群叫做黑色希望的烏合之衆。」

聽到黑色希望，查曼英俊的面孔立刻扭曲，充滿著惡毒：「等到我們紫輝君臨這個國度……他們……哼哼……」

「你知道嗎？」弗納吉捏緊了拳頭，而八名美女也配合她的憤怒而感到痛苦，每個人都開始抱著自己的喉嚨，涕淚齊流。「他們居然企圖阻擾我的計畫！他們的領導人不知道去哪裡找來一個刺客，讓他不死化；不僅搶走公主，阻止詛咒發作，還打算要來刺殺我。」

「大膽妄爲！」查曼氣的全身顫抖：「原來搶走公主的就是他們！我還以爲是皇家的哪團騎士……我還一直等待公主的死訊！」查曼一揮手，似乎想揮掉他的憤怒，轉而笑道：「哈哈！暗殺您？也不想您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死靈法師！這種愚蠢的行爲果然只有他們才會想到！」

弗納吉不動聲色的望著查曼，頓了一會兒。「我前幾天有攔截到那名死靈法師對不死刺客所發出的心靈訊息。」

「喔？」查曼面露喜色，似乎等不及知道是誰這麼大膽妄爲。

「傳訊內容不重要，來源比較重要……因爲來源居然是這裡。」

查曼的喜色立刻消失，皺眉道：「有叛徒？是誰？」接著低著頭，眼珠直轉：

「布洛佳……馮泰……沙馬布立德……不像……芮珊？早就懷疑她很久了……可是她沒這個本事……伯克？不不……還是……」

這時弗納吉突然狂笑起來，伸出他肥胖的手指指著查曼的臉，好像他剛剛跌的狗吃屎一樣好笑：「看看這傢伙！我的天哪！這演技！」

「我不懂您的意思。」查曼淡淡一笑。這時候就算真無辜的人也會露出惶恐，像他這樣從容反而露餡了。

「我還一直想你什麼時候會開始慌張或者露出馬腳，但是天哪！該死！」弗納吉笑的快喘不過氣來了：「你這婊子養的真他們媽的該去演歌劇，或者去當騙子！是吧？約翰·達克史固？」

約翰只是微笑不語。而他身後有兩隻骷髏戰士漸漸逼近他，將他架住，而他也不反抗。

「我的天哪！我簡直捨不得揭穿你了。」弗納吉好不容易停止狂笑，但是他臉上還是一直帶著譏笑：「這麼從容，這麼冷靜，如果你待在我身邊不知道可以幫多少忙！」

「可惜縱容你也只是養虎貽患。太可惜、太可惜了。」

「你什麼時候發現的？」約翰還是保持笑容。

「要不是被我抓到這個訊息，我還真被你唬的團團轉！」弗納吉陰險的笑道：「你以為我只會關心訊息內部有沒有『紫輝』『公主』之類的關鍵字，只要沒有就放給它走嗎？稍微讀一下就知道那些訊息是什麼意思了。」

「看來我還不夠小心。」

「所以，我自然知道誰是背判者，也知道今天會有刺客要來……既然有刺客要來，我放個特別的陷阱也不過份……」話才剛說完，弗納吉頭上的通風口突然發出強烈的金光，以及遠比比索的金箭和約翰的金匕首還要大聲無數倍的音暴，這讓許多下面的死靈法師都好奇的往上瞧，但是大部分還是幹自己的事。約翰這時雖然還在笑，但是他額頭上的冷汗已經不自覺的流下。

「喲？這個連陷阱都沒辦法發現的刺客是你的王牌嗎？不然你幹麻開始緊張呢？剛剛的從容到哪裡去了？」弗納吉驕傲的搖著他的手指，通風孔上的鐵網就打開，落下一個黑衣屍體，上面插著三隻金到亮眼的金矛。約翰看到黑衣屍體的臉之後連笑容都不見了，臉色比那具屍體還要難看。

「這樣你就想跟我鬥？你該不會真的以為自己很了不起吧？」弗納吉裂開他的血盆大口，約翰甚至可以聞到他口中噁心的腥臭。「結果你只不過是玩弄在我的股掌之中！要是你這小子乖乖的，等老子當了國王，少不了給你大臣做做……」

甚至有可能讓你自己去發展自己的國度！」

「看看這些女人，這些跟一個國王的後宮佳麗比起來根本是一群巫婆！你原本可能擁有的東西比我現在還要多！可惜啊可惜！你居然因為自己的愚蠢，而放棄了屬於你的寶山！哈哈哈哈哈！」弗納吉頭往後猛仰，巨大的口朝空中噴灑著自傲的狂笑……

另一個黑影從通風孔跳了出來。弗納吉還來不及反應，刺客就一腳踏著他的肚子，另一腳踏住他後仰的下巴，將金色匕首狠狠的推入弗納吉的左胸。他實在是太胖了，所以到後來刺客不得不放開匕首，將之連柄推入。弗納吉想要用死靈法術來逆轉，經過大小風暴的他，光這樣的疼痛是無法阻止他施咒的；但是匕首上的魔法比他想像中的還強大多了。他感受到有無數能量像細蛇一樣從他心臟流往各處，然後他的死靈法術的能力漸漸離他遠去。他只能像被扔到岸上的魚一樣，不停的一開一合他的大嘴，斜眼看著刺殺他的男人。刺客眼裡充滿著憤怒，像兩道火柱穿入弗納吉的腦袋。他這時才知道，他太低估這個男人了……太低估了。

約翰突然哈哈大笑，兩手黑光一閃，他身後的兩隻骷髏戰士立刻成了骷髏破片。「你才剛發現我很會演戲，就又被我演戲給唬過？」約翰臉上充滿著不屑的笑容，走向弗納吉；刺客也從弗納吉的身上躍了下來。「睜開你的肥眼好不好？還是你眼皮的指防太多，所以沒辦法？」約翰故意用手指去撐他眼皮：「要不要我幫忙？看看倒在地上那傢伙，眼不眼熟啊？啊？不知道？你連你有什麼屬下都不知道？好吧我告訴你他叫比索，是你雇用來的盜賊。你的自傲讓你對什麼東西都不關心，這個理由讓你的歷史到今天為止！」

接著約翰收起藐視和不屑的面容，罩上一會寒霜，鏗然的宣告道：「順便跟你說，我不要女人，我不要錢，我不要權利，我不要國家。」約翰扯著弗納吉的領子，用著堅定不移的表情直視弗納吉的雙眼：「我只要死靈法師的尊嚴！」

「尊嚴……」弗納吉又裂開了他的大嘴。「死靈法師……？尊嚴……？哈……」他每說一個字，他的力量就消滅一分，但是他還是不放棄頂撞約翰的機會：「死靈法師……是……不可能……得到……尊嚴……的……你只會……像百年前……的我……一樣……當個……悲慘的……老……鼠……吧……」說完，他用他的笑來呼出最後一口氣，結束了這個傳奇死靈法師百來年的一生。

「不要把所有人跟你相提並論！」約翰憤恨的摔開弗納吉的領子，深深的吸幾口氣。他覺得他情緒已經失控了。

等到冷靜些之後，約翰轉過頭來望向刺客，臉上盡是感激和佩服。他伸出右手，刺客遲疑了會兒，因為他並不習慣握手；但是他終究還是伸了出去。約翰臥住刺客的右手，自己的左手也搭上，兩手用力的揉緊刺客的手，臉上的表情感動莫名。

「太感激你了。」約翰眼裡甚至有少許淚光泛出。而刺客也只是緩緩的點了

點頭。約翰的手不知道握了多久，才不捨的放開道：「作你該做的事吧。」

刺客走到弗納吉的屍體旁，熟練的挖出弗納吉的心，也順便取出插在那上面的金匕首。約翰順手在心臟上面施一個魔法，心臟就不再流血了。「回去的時候再用金匕首挖開一次，就有血流出來了。」刺客再度點了點頭。

突然，刺客皺眉回頭往下望，發現所有紫輝的死靈法師已經把這個高台包圍，而且有數以百記的骷髏戰士正朝著這個高台邁進。

「該來的還是來了……」約翰話還沒講完，他身後的骨王座就發出鋸人神經的詭異笑聲。約翰一轉頭，表情立刻凝住。

『你以為挖掉我的心臟就可以制住我嗎？』弗納吉的聲音同時出現在約翰和刺客的心理。無數條觸手從弗納吉肥胖的脂肪鑽出，開始不停包裹、同化他的「屍體」；而那八個可憐的女性也被觸手捲入，塞進弗納吉的體內，成為養料。

「老而不死……老而不死……」約翰表情雖然緊張，但是自信的笑容還是不自覺的溢出。這時，刺客用一條毛巾包住弗納吉的心，將之和匕首作勢遞給約翰，然後指指通風口。

約翰用驚訝的眼光看著他。「你要自己斷後？這麼講義氣？你真的是刺客嗎？」約翰笑道。刺客皺了眉，更用力的往上指，表示時間並不多。

「不行。我已經麻煩你太多了。這是我們死靈法師之間的宿命，我必須要用死靈法師的身分去面對，否則我剛剛說的尊嚴什麼的，就成了無意義的笑話了。」講完之後約翰又打趣的笑了笑：「更何況，拜託，你也不看看，那通風口是垂直的耶！一個足不出戶、整天啃書的學究是沒有這種身手的。」刺客想了想，咬牙一蹬，他的手就攀到通風口的邊上。走前還不禁回頭看了一下他的恩人。

「我不會死的！」約翰舉起大拇指：「在我親自恭賀拉妮雅繼任前我是不能死的！」刺客也向他舉起大拇指，之後就穿進通風口，消失在黑暗裡。

眼看著骨王座上持續變形的肉塊，以及身後無數的骷髏戰士，約翰笑著舔了舔嘴。「嘿嘿……你真以為我會任人宰割嗎？」說完，扯下他的紫袍，露出裡面的黑袍，然後朝著空中作了一個手勢……

邁向骨平台的骷髏兵其中突然有一半朝另一半砍過去。這些沒心智的兵士根本不會有臨場反應，立刻有一大半被砍倒在地。紫輝的死靈法師們一驚，這才發現到有許多紫輝死靈法師甩開紫色的長袍，露出內部的黑袍，以及上面黑色希望的標誌。一場死靈法師間的大混戰就此展開。

而骨王座上的弗納吉已經變成一隻巨大的怪獸；無數觸手亂甩，大嘴滴著唾液，眼神充滿著殺戮，恨不得一口吞下約翰。「弗納吉，看著吧……」約翰的雙手開始泛著黑色波動：「讓你看看我的真本事……」

「到底好了沒！」雷索特怒道。雷索特、杰勒、另外兩名禁衛軍以及一個滿頭大汗的法師，正在公主所在的山洞，洞邊還有被杰勒拆掉的陷阱。

「應……應該沒問題……只是需要一點時間……」法師不停擦著汗，企圖想要用「蠻力」硬開魔法空間。

「快點！」焦頭爛額的雷索特丟下這兩個字，又回頭去踱步了。而一旁失笑的杰勒，笑容突然僵住。

「來了？」雷索特的不安和煩躁立刻被壓進內心深處，只剩下沉穩和冷靜。

「來了。」杰勒指著遠處一個黑點，不停的朝這裡急速放大。即使他失去一隻眼睛，他的視力還是不容小趨。

「我去對付他，你們要好好守住洞口！」雷索特戴起透明眼罩，拔出聖光加持的巨劍：「還有你！動作快點！」

「是是是……」法師一邊不停的翻弄他的手指，舔著乾裂的嘴唇，但是洞壁還是沒有動靜。

刺客騎著黑馬，像一鼓黑色的旋風，在烈陽之下，朝著山洞捲去！

雷索特兩腳踏定，雙手旋緊大劍。透明眼罩中的雙眼只有堅定不移。

一擊就要攔下你！

霎時間，雷索特的劍好比成了金色的太陽，拖著金尾朝刺客轟去！

一聲慘叫，那隻無辜的馬兒被展成兩段；而在半空中翻滾的刺客似乎用他一貫的敏捷閃過了這個雷霆之擊。雷索特剛拉回他的大劍，就有一團灰粉撞上他的臉頰。『重施故計？也不想想我這眼罩是替誰準備的？光是這樣是沒辦法……』

「哈揪！」雷索特打了個大噴嚏，而其餘的二十幾個也接踵而來。眼淚幾乎快把他的眼罩裝滿了，而他也不自覺的半跪下來。他太小看刺客了。

守在外面的兩個禁衛軍看到隊長不敵，立刻抽出長劍，朝向刺客衝去；而刺客也毫不閃避，直直的奔向兩人。就在雙方接觸的那一瞬間，金光銀光同時一閃，兩個禁衛隊精英就趴在地上，失去意識前還無法理解發生了什麼事。並不是他們太弱，或是刺客太強，而是刺客的執念太深。公主的救贖就在眼前！別說兩個禁衛隊精英，就算全部的禁衛隊都擋在他面前，也別想緩下他的腳步！

當刺客衝到洞口前時，迎接他的是杰勒的雙刀。雙劍快但是刺客更快！杰勒還來不及驚訝他的喉頭就遭受到了匕首柄的一擊，差點失去意識。旁邊的法師慌張的站起，但是他連「應變」兩個字都還沒開始想，他就軟攤在一旁了。刺客一個箭步想要衝進去，但是兩把金色的長劍狠狠的刺穿他的腹部，將刺客定在洞壁。

「不准你對公主出手！」杰勒的表情充滿著憤怒，剩下的一隻眼睛爆裂出怒光。而隨著這一刺，劍上的魔法發動，聖魔法的麻痛立刻貫穿刺客全身，刺客也忍不住開始哀嚎。

『不行！如果在這裡倒下，我有什麼顏面面對公主？我有什麼顏面面對約翰？』

『我有什麼顏面面對自己！』

刺客顫抖著右手，死命伸到懷裡，拿出一顆炸彈一捏，巨大的衝擊捲著聲響毫不留情的撞到杰勒身上，將杰勒彈飛。杰勒在地上翻了兩下，狠狠的揉著剩下的一隻眼睛，佈滿血絲的瞪著爆炸中心；他看到插在洞壁的雙劍，落在地上的下半身……上半身不見了。杰勒大吼一聲，衝向法師，一把抓起就是兩個巴掌，還不等他全醒就吼道：「快把空間打開！快！快！公主危險了！」

拉妮雅並沒有被這個劇鬥影響。這個魔法空間隔音非常完善，她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只是眼神空洞的坐在角落。這時候，魔法空間的出入口滾進來一個「東西」。她仔細一看才發現那是刺客的上半身……公主原本蒼白的臉又變的更加蒼白了。刺客搖了搖頭，看見遠方被鎖住的公主，眼睛立刻精光大盛，用著不可思議的速度爬向公主。而公主看到拖著半身的刺客，一邊在他身後用內臟托出一條深紅色的血線，一邊貪婪的朝她爬行，立刻大聲尖叫；想要躲，但是脖子被鐵鍊拴住，根本沒處可走。她拼命的踢著腿，想把這個惡夢趕出她的世界，但是刺客堅定的雙眼卻逐漸逼近。就在刺客靠近到她可以踢及的範圍時，她一縮

雙腳，奮力的朝刺客踢去……

但是她的行動早就被刺客給看穿。刺客兩手往地上奮力一撐，她的半身就飛到公主的懷裡。刺客的左手狠狠捏住公主的雙頰，右手快速的解開包住弗納吉心臟的毛巾，然後用金色匕首刺進這顆罪惡的心臟，鮮血也從之飛濺。他抄起那顆心，用力的塞在公主被他強迫捏開的小嘴上。鮮血不停的流到公主的嘴巴裡，也流的公主滿臉都是；公主不停的想搖頭想躲，但是刺客的手就像鐵鉗子，緊緊的捏住公主，不讓她有半分移動。淚，已經潸然流下，和鮮血混在一起，模糊了她的臉龐。

突然！一道金光伴隨著一陣劇痛！但是刺客連哼都沒哼。他們進來了，刺客知道，但是他不能就這樣放手。心臟裡的鮮血？要多少才夠？一點點？還是一整顆心都要？如果沒喝全會不會有副作用？刺客不能冒這個險。杰勒又發出一道聖光，但是刺客連動也沒動，只是維持一樣的姿勢。

刺客又被另外兩道聖光擊中，他已經疼痛到快要失去意識，但是他堅定的意志穩穩的將他定住，不讓他有半分搖晃。過了一會，他發現弗納吉的心臟變的有點像乾海綿，擠不出什麼東西了。

沒血了嗎？

他還來不及確認，就有一鼓巨力狠狠的從他右邊砸來，幾乎粉碎了他僅剩的骨頭。刺客像一團軟肉似的撲在牆上，無力的滾下。另外兩道金光也伴隨著長劍颯向刺客，劍砍如狂風。

拉妮雅爬了起來，看著揮劍救他的雷索特，忍不住撲到他懷裡，開始大哭了起來。而杰勒也毫不留情的一劍劍斬下，刺客殘破的軀體慢慢的支離破碎……

閃閃金光下，我最擔心的就是拉妮雅的詛咒到底解開了沒。

我努力的把我的頭轉向左邊，看著在雷索特懷裡痛哭的她，我實在看不出她的詛咒解除了沒。或許在我成爲一團爛肉之後，公主就會吐血而死。

那我努力那麼久到底爲了什麼？

我的意識逐漸遠離我的身體，聖光的疼痛也漸漸的不再影響我了……但是我好想，好想知道，好想知道公主得救沒……

「她得救了，我的朋友。」我的心理冒出這段話。這句話簡直就像仙樂般的美妙！公主得救了！公主得救了！我終於救人了！

「對不起……」約翰的聲音有些疲憊，看來跟弗納吉的決鬥是場硬戰。「我？別爲我擔心……我贏了……但是你……你……」我甚至聽到他哭泣的聲音。「如果我可以去的話……」

不必來了。反正這樣也好，我就不必煩惱我要偷偷消失還是要跟公主表明了。

不必道歉了，沒什麼好道歉的。我以為我做的事情不會有任何人知道和讚賞，但是並不是，至少我有一個好夥伴知道這件事。他就是偉大的死靈法師約翰·達克史固。

不必再道謝了，該感謝的是我才對。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給了我機會，讓我抓住我的光明……謝謝……

……好累喔……我終於可以休息了……

……我看到拉妮雅在對我微笑……還是一樣美……真好……我真幸福……

……好睏……讓我睡一下……